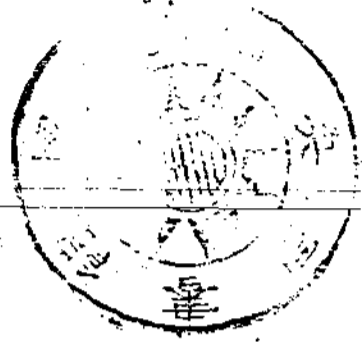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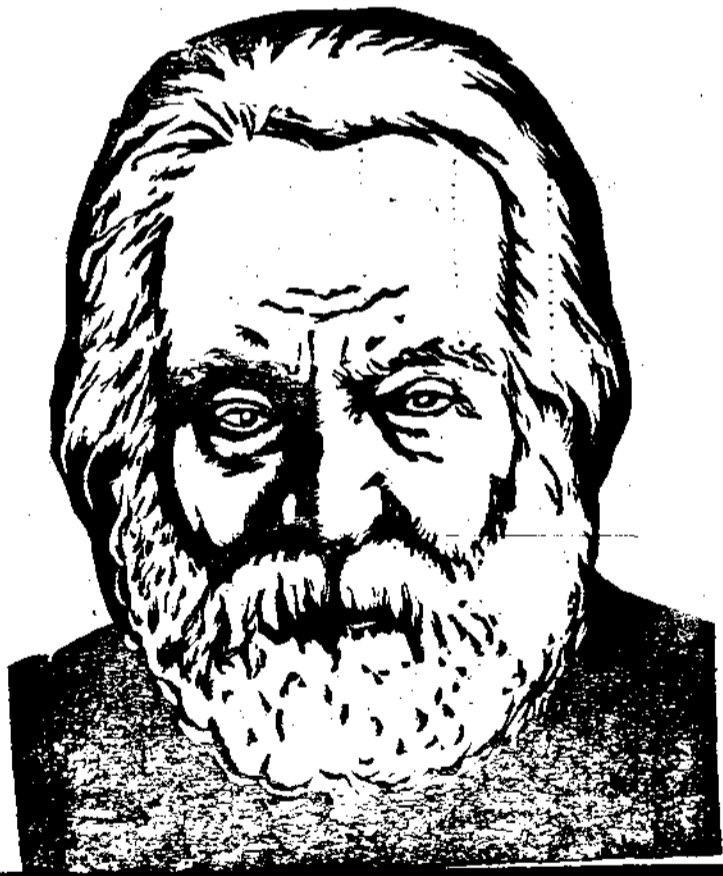


全集



301

沙



第一卷

第三期



新華書店發行

金沙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雨果誕生一百四十週年紀念

雨果像 日本 波多野千惠子作 木下尚江譯 (四〇)

巴黎的流浪兒 雨果的情書 「悲慘的人們」序言
滑鐵盧 雨果著作的中譯本

憶 (詩) 外一章 法國 V·雨 果作 馬譯 (三九)

死刑 (演講辭) 法國 V·雨 果作 馬譯 (三九)

拿破侖的葬禮 (散文) 法國 V·雨 果作 馬譯 (三九)

兩個紀德 (短評) 法國 伯特·斯 倫作 光夫譯 (二〇)

棄兒 (短篇小說) 法國 G·莫泊 桑作 丁兒譯 (二三)

選詩 英國 J·曼斯斐兒作 傲林譯 (二八)

萬尼斯利弗湖島 英國 W·夏 芝作 賈光遠譯 (二八)

少年尼采 (名傳) 日本 小林多喜二作 賈光遠譯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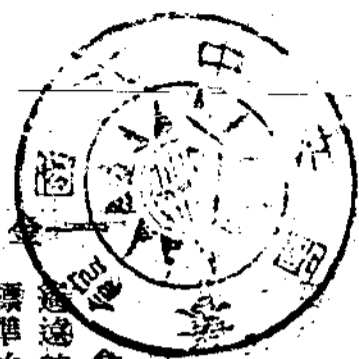
少年尼采 (名傳) 德國 尼·菲爾斯特·尼采作 馬譯 (三九)

世界名人情書選譯
世界文壇史話
雨果生活拾零 日本 豐島與志雄作 馬譯 (四四)

雨果論

日本 波多野千惠子 作

——從「悲慘的人們」去分析雨果——



拿破崙時代的法蘭西的資本主義產業有了顯著的進步。法蘭西產業的典型，日益有決定的變遷。紡織業方面的技術有迅速的進步。起重機、紡績機、纖維工業中的這些無窮的進步，證明了法蘭西機械的生產之進步。一七七〇年，作為水平織機標準的手工工廠，不過有勞動者二百名，但到一八一〇年，德·卡勒縣有一百二十六家企業採用機械紡績，諾曼第，皮卡第等處的紡績機和紡織機的數目，尤其在棉花紡績業方面，與年俱增。鑄造方面也有同樣的現象。一八〇七年，在法蘭西領土內，設置三百零六個鑄鐵的製鐵工廠有七百零四個；而在一八一四年，在全帝國之內，設置四百一十三個鑄鐵廠的企業便有一千二百零九個之多。」（弗里德里希·近世西洋史）上卷）

法蘭西產業革命之如此的進展，新興資本主義的氣息，活生生地散佈了整個「悲慘的人們」(Les Misérables)。從十九年的囚徒解放了而走出監獄來的讓·發耳讓 (Jean Valjean) 因為帶有舊犯人的黃色通行證，所以在每家門口受着侮辱和咒罵而享過閉門羹，吃也沒有住也沒有，像野狗一樣在廢墟裏徘徊而終於出現在米麗埃耳 (Myriel) 司教住所的這位可哀的囚人，在一八一八年代的孟特魯易·敘耳·麥耳地方，一躍而成了資本家馬德勒尼 (Madeline)。……這個一躍而成的資本家馬德勒尼氏，在一八二〇年已有六十三萬法郎的存款在蘇非特銀行。而且，爲了慈善事業，已經使用了百萬法郎以上了……。

轉瞬之間，一文沒有的囚徒轉化成產業資本家了！這樣的奇蹟，不必以是雨果的浪漫主義中的產物，因爲一八〇〇年代初頭的法蘭西，充滿了暴發戶。巴爾扎克對於這些暴發戶施以尖銳的嘲笑和咒罵，對於沒落的貴族之羣却寄與一視同仁的同情；而雨果在這兒對於產業資本家馬德勒尼和米麗埃耳司教，卻施以同樣的嘲諷和諷刺。在孟特魯易·敘耳·麥耳，由於馬德勒尼的慈善，設備了極完美的醫院、幼稚園、老弱勞動者之救濟等改良事業。雨果的浪漫主義所畫的這一責任，不在轉化

南京圖書館藏

囚徒爲產業資本家這點上，而是在一位暴發戶身上加上神聖德行——其實現實世界中，暴發戶的惡行却使惡魔也眩乎其後！大家知道，「悲慘的人們」中，有兩個純由觀念描寫出來的人物。一個是米麗埃耳司教，他具備一切品行、道德和慈悲，簡直是再生的基督；一個是秘密警察甲維耳（Javert），他是一切殘忍性、一切執拗性、一切厚顏無恥之具體化的人物。米麗埃耳司教出身於革命前顯要的法官門第，革命時凡有法院關係的門第，多被殺戮，被放逐，被逮捕，或者分散了；這位司教一人亡命在外，革命後又作了牧師。從他的人生途徑看來，可說是當時沒落貴族中很尋常的一個典型。可是，在他性格的描寫上，却蒙上了一層觀念之濃霧。但很有趣的事，是在與無神論者的民約議員的談話中，這位「神聖者」隱藏着的真面目，被看出來了才是王黨者的面目。

「我祝福你。」司教簡直帶着問難的調子說。「因爲至少你是不贊成國王被戮的呀。」……

「我們再回到你所要求於我的說明吧！剛才我們講到那裏？你剛才向我講的什麼呢？你說九十三年太殘酷了嗎？」

「殘酷，是的。」司教說。「向着斷頭台拍手的馬拉，你以爲怎樣呢？」（「悲慘的人們」第一卷）

「秘警甲維耳，和米麗埃耳司教之以「富貴」出身者，全不相同，他是浮浪階層出身，是占骨牌的女人在牢獄中生下的。甲維耳有「像錐一樣的尖銳冷眼，臉上有極權者樣的權力表情，這表情比下等東西的還更爲可怕，像野獸樣的勇猛，像卑鄙的們人的兇惡」，他具有官僚主義的性格，和捕擄食物的野獸樣的兇心，他簡直是秘密偵探之代表的性格。和米麗埃耳司教的情形一樣，甲維耳也決不是他所經歷的時代中的例外的人物。……

然而，其實，米麗埃耳司教和甲維耳，不過是封建制度的遺物的「善與惡」兩端之具體化而已。

已經脫離封建制度而屈服於新體制的牧師，已在努力防範對資本而起的革命的牧師，在新興階層看來，當然是「善的遺物」。

可是這秘密警察呢，和那懷抱着「復古」於封建制度的野心家之反動政治相勾結，而作其爪牙，蹂躪新生起來的人們，要去追求那些暴發戶的由來；這種秘密警察，真正是新興資產階層眼中的「惡的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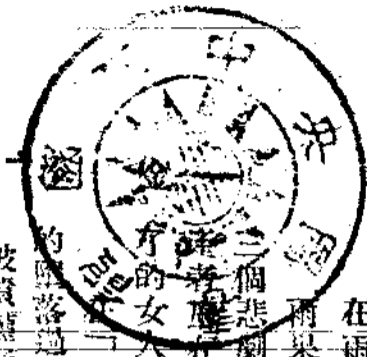
在「悲慘的人們」中，這兩人的從旁陪襯使主人公讓·發耳讓更有光輝。暴發戶委貴族的女兒，又買了官階勳位，以便裝出堂皇的表面；同樣地，米麗埃耳以「感化」來替讓·發耳讓塗上金箔了。另一方面，甲維耳也和一切惡差役一樣，以他的惡來反襯讓·發耳讓，就如像勇士的竟話中一定有兇惡的怪物來陪襯一樣。

這樣，對於取着讓·發耳讓的姿態而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面，雨果給與了熱情和尊敬。然而，也和一切資產階層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在資本主義的「美的」，「好的」方面之外，同時又看出了「惡的」，「醜的」方面。並且，作爲「悲慘的人們」的主題的東西，就正是後者。

儘管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顯著的速度，然而十九世紀初頭的法國西勞動者的狀態，仍是不堪敘述。「勞動工資的數字可以證明這點。一八九二年的工資如爲一〇〇，一八〇六年便是四五，一八三三年是四九，一八四〇——一八四五是五三。但不要忘了這是名目工資的昂貴。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昂貴又是如何的呢？一八八四——一八九三年的物價平均水準如爲一〇〇，一八〇四——一八一三年便是七三·五，一八三四——一八四三年是八五·一，一八四七——一八五三年是七八·四。然而證明這點的不僅是工資的數字。法國西資本主義的勝利，和英吉利的一樣，強化了兒童和婦人勞動的獨立。舊法蘭西，婦人勞動是例外的。然而，沒有婦人勞動的「理想時代」早已過去了。資本家同聲急呼了。「婦人和兒童都要收用啊！」」（弗里德里揚「近世西洋史」下卷）

在雨果的溫暖的頭腦中，很生動地反映出這些社會過程。

雨果在他序文中寫道：「由貧困而招致的男子之墮落，由飢餓而招致的女人之毀滅，由黑暗而招致的小孩之萎縮」，這三個悲劇就是「悲慘的人們」的中心命題。可是，這城市小資產階層作家的雨果，對於農民的状态全未描寫，真正姿態的無情者是在他作品中簡直沒有。他描寫得最多的，是沒落的小資產階層，浮浪無產者層，以及被虐待的，被壓倒的，被迫墮落的



悲慘的人們」中，這樣被虐待的女性典型，就是芳特尼（Fantine）。她的一生，就是資本主義下勞動婦人的悲慘的墮落過程。被騙的事情、男性之無責任、私生子，以至賣淫婦！阿，她那善良的可悲的無知，過於老實的單純！她遭男性被債權者、被吸血鬼特拉耳第榨取淨盡了。而她的私生女兒郭色諾（Cosette）的慘痛，在特拉耳第（Therardier）夫婦的苛刻殘酷之鞭打下日益倉瘦、穿着破濫的衣服，腳上各處打起黑色斑點的可憐的少女，她常常被磨折，叫在半夜的時候挑起比自己還大而重的桶去汲水，對於她誰能不洒同情之淚呢。這一對母女便是悲慘的人們。雨果的橫溢着豐富感情的筆，在描寫這慘痛的母女的時候，達到頂點了。十九世紀初頭的勞動階層的婦女和兒童的慘狀，描寫得精細無餘。這一段可說是本書中最優良的場面之一。

把芳特尼榨取淨盡了的特拉耳第一家的命運，乃是小資產階層向浮浪階層沒落的一個典型。……對於芳特尼所交托的女孩郭色諾，他是如何地榨取，如何地虐待，這些特拉耳第夫婦之惡劣的性質，雨果都有精細的描寫。這對夫婦真是可怕的。丈夫是狡猾的、貪婪的、懶惰的、有狐狸般惡質的人；妻子呢，和街上漫步的野豬一樣的肥大女人。吸血鬼和鬼魂的聯合，就是這對夫婦。可是，特拉耳第縱用盡一切奸計，而他經營的陰險的旅館還是非常困難。他始終在急於星火的債務之下氣喘着。到了一八三〇年代，特拉耳第一家全成了浮浪者，成了他所得意的勒索欺詐的惡棍。他們這一零落，就是當時小資產階層的大量破產之一個典型。當時小資產階層之零落爲浮浪者的，遠較零落爲勞動者爲多。

七月王政時代的法蘭西依然是手工業勞動者的國家。依一八四八年的調查（弗羅德里希「近世西洋史」下卷），有三十二萬八千人的勞動者，而大多數都還在手工業的生產之下工作者。可是，在這些勞動者與小市民大眾之中，有很多浮浪無業者。他們日益增多，日益多地流進巴黎來，巴黎是極容易找到老實的乃至不老實的工作的都市。考茨基「法蘭西革命時代的階級對立」關於浮浪者的正確調查說這兒雖沒有，而後考茨基的敘述（見前書），乞丐的數目佔全國長的十分之二一，一七七七年乞丐有一百二十萬以上，巴黎就有十二萬而佔了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由此以推，一八〇〇年當時的浮浪者的人口，大約可以知道了。

爾果對於小浮浪者，有最巧妙的描寫。「本書故事開頭的時代，自然是和現代差不多，但那時候不像今天一樣，街頭巷尾站不幾家。浮浪少年在巴黎遍街都是。在沒有圍牆的土地上，在建築期中的房子裏，在橋下，巡邏的警官所觸起來的無家可歸的孩子們，被統計平均有二百零六人之譜。在那些裏面，甚至有所謂「阿耳科耳的燕子」之名者。自然，這是最不幸的。」「悲慘的人們」第二卷）巴黎的浮浪少年完全和雀鳥一樣，穿着襤褸的衣裳，鞋也沒穿，沒有，從七歲的以至十三歲的，成羣地生活着，在獨特的遊玩與生活中過着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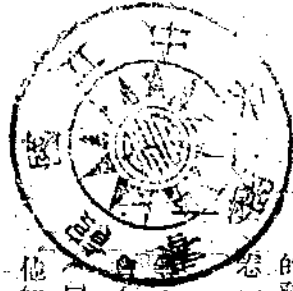
他們是爲了法蘭西革命之異常的社會激變而失了家庭的孩子們。……「悲慘的人們」中的登場人物，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各有各的時代現實中的被反映者；可是我們還得進一步分析，當時法蘭西的政治過程和事變在「悲慘的人們」中如何反映。

因此，必須先把握當時法蘭西的政治特質大概考察一下。

一

「國民的生產額以遠遜於國民的債務總額，到了不可比較的極度；國家的收入成了投機的最重要的對象，而且交易所也敢利用非生產的方法來投資的重要市場。這樣的法蘭西國家——在這樣的國度裏，雖不是所有的資產階層而也是一半資產階層所屬的多數大眾，都不能不和公債、市價、金融等發生關係。」（卡爾「法蘭西的階級抗爭」）這樣一來，在法蘭西資本主義的比較初期，金融公債支配確立了。

七月王政時代「在路易·腓立普之下，不是法蘭西資產階層在支配，而是其一分派在支配——即銀行家、股東主、鐵路王、和炭坑、鐵礦、森林的所有者，以及支持他們的一部分地主——所謂金融貴族在支配。他們坐在寶座上，他們在議會裏口授法律，他們通過內閣之手運轉草局的官職也可授與。原來的工業資產階層，便形成了正式的傀儡演說之權。由於他們在議會中只不過是代表少數派的緣故。他們的反對，由於金融貴族的專制支配之日純粹化而更爲堅決。由此於一八三二年、一八三四年、一八三九年、飲血的暴動之後，他們覺得對於勞動階層的支配權已經確立了的時候，他們（工業資產階層



「譯者」的反對（反對金融貴族的支配——譯者）也更為堅決。金融資產階層和產業資產階層之如此的對立，在作品中，在王制政府下的秘書甲維耳和讓·發耳讓的對立上，有了正確的反映。甲維耳在濃厚右德的紳士馬德勤尼市長身上，看穿了讓·發耳讓的面孔之後，讓·發耳讓的對面，顯露着醜態執拗的甲維耳之追尋的眼睛和一修捕人的繩子。在路易·勞那帕兒特（路易·拿破崙）的獨裁的專制政府之下，雨果本身也受過秘書官的追尋的威脅，正因為這個原故，他的描寫在暴露密探制度方面才有其逼真的魄力。

從一八三一年到三九年之間，法國國內好像熱病樣的騷亂着。一八三一——三四年的里昂大罷工使資產階層徹底地感到戰慄。「共和黨也與決鬥鬥爭着……」。一八三二年王黨在汪德發動騷亂的時候，共和主義者也趁機舉行拉馬克將軍的葬儀的時候在巴黎其布共和制度，這也得了波蘭、意大利及德意志各國的亡命者底支援的。這事件佔據了巴黎的整個東部，為了對付他們，動員了二萬五千兵士。這一騷亂由於聖·麥禮寺院之戰而被鎮定了。（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日）。（弗里德里希·近世西洋史）下卷）

「當時的法國，還沒有像德國的「道義同盟」和意大利的燒炭黨之類的廣泛的下層結社組織。可是在各處也有了秘密的發展而擴大着分部。……並且在巴黎參加這種同盟的很多，就中有「ABC之友」的結社。」（「悲慘的人們」第二卷）這是和勞動者溝通意志的學生團體。

而象所描寫的這「ABC之友」的學生們，都是漠然的自由主義者，有一個所謂「進步」的其頭信念。他們的主張是平等、自由、博愛的三色旗式共和主義。這一團體的首領安若拉是一個非常理想家樣的，資產階層自由主義者的人物。秘密會台的地方是酒館，不用斯巴透式的道德的嚴格方式，而充滿了同樂者相集的熱鬧的共和黨的空氣。這團體之一員的馬爾斯（Mars），這位一方面的主人公之思想的變遷，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的動搖。他的祖父是頑固的王黨主義者居諾耳曼氏，他的父親是拿破崙麾下的發麥耳專特算，他從最初王黨主義的意識形態而變為勞那帕兒特派（拿破崙派），最後變成共和主義；這一心理過程也有很詳細的描寫。馬爾斯的家庭，就反映出當時王黨主義者和勞那帕兒特派混合着而又對立着的社會狀態。馬爾斯是當時小資產·知識分子之一典型。還有一個典型是馬布夫。他和政治方面完全超越。而在孤獨的生活中專門研究植物，他的生活總算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只是最後他去參加革命鬥爭而死在戰場之中，這未免令人感到在其發展過程中有難於把握的不調和之處。

以上大略是描寫於「悲慘的人們」中的構成部分，而都是人物和事件的反面，各個階級段之關係，十九世紀前半的法國西社會之反映，各個階層之反映以及其各個政治過程之反映。和一切文學大家一樣，雨果也應用着種種藝術的表現法，把

這堆破片織成一座文學的豐碑。嚴肅地使用批判之解剖刀的我們，必須進一步來分析這個微妙的線索之秘密，換句話說，須分析「悲慘的人們」中所具象化了的雨果之手法，和與這手法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雨果之意識形態。

三

從我們已經分析了的範圍看，「悲慘的人們」也不是時代之正確的文學反映。或多或少地總是不正確的空想化了的現實。其所以會弄到這樣，直接地講，都由於他的浪漫主義的作用吧。

雨果是浪漫主義的驍將，在光輝的文學活動中展開其藝術理論（「克倫威耳」序文），他自己也曾說過，浪漫主義的文學一方面雖尊重歷史的色彩和地方色，但並不以事實之正確描寫為目標。浪漫主義者在客觀描寫時，總尊重想像力；在主觀描寫時總尊重感受性而排除理智。因此雨果作品中的事物，總寫成太觀念的而為他的意志所操縱的人物。在這一點上，雨果和巴爾札克正是相反的。在巴爾札克的小說中，用寫實主義的手法活生生地描寫出法蘭西的社會史，簡直是專門歷史書也本及的鮮明的真實的風俗史。巴爾札克所給予的東西，我們不能期待之於雨果。

莫泊桑小說中的事件之構成，以極普通的日常可以發生的事象為基礎，浪漫的雨果則正相反對，他敘述故事時總以那種百分之一的，偶然發生的奇異事象為基礎。因此，作品之中時時有機械的飛躍。讓·發耳讓從軍艦鄂里翁號的桅竿上墜下而逃走，從修道院裏進入空棺去而被運出來的場面，以及植物學者馬布夫氏之參加革命等，都是非常奇異的偶然事件。為了這點，也許是有深厚的興趣。但是總不免有攪揉造作之感。

還有，雨果不描寫平凡人而描寫英雄的打算，把人物太觀念地造作起來，活生生的人物而能真正掀動讀者的那種實感，確乎很少。讓·發耳讓也好，米麗埃耳司教也好，都有造作之感。因此，主人公之外，倒是旁系的人物還描寫成活生生的典型了。……

雨果雖也詳細地描寫了歷史的背景，而人物和歷史的背景沒有辯證法的統一，兩者的交互作用不會充分地把握着，因此人物還人物，背景還背景地分離開了。例如，革命戰後的馬爾斯的生活，簡直和社會分離開了，與過去之間有着不調和之處。

這樣浪漫主義的手法用於時代之客觀的描寫，很不適宜。可是，使「悲慘的人們」成為時代之不完全的描寫的，不只是手法。還有更深的理由，那就是雨果底意識形態的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一切藝術家，不管他是如何樣的寫實主義者，也只能表現那反映到他頭腦裏面的現實。而直接規定着「如何反映到頭腦」的，却是他的意識形態。

維克多·馬利·雨果的生涯（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通常分為四期。第一期是他的古典主義時代，到一

八二二年爲止；第二期是浪漫主義的文學運動時代，到一八五〇年爲止；第三期是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時代，到一八七〇年爲止；第四期是一八七〇年以後的政治活動時代。寫「悲慘的人們」是當第三期時間的事。

前面已經講過，在那種政治、經濟情況之下的法蘭西的這一時代裏，雨果在文學方面所代表的都市小資產階層（真實的小資本家們），多少都受着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影響。

一八三〇年——四〇年代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全盛期。聖西門主義者，卡伯和路易勃朗底信奉者，基督教的XX主義者等——他們爲了要急速地救濟全人類而探尋着各種手段。雨果由於聖·西門的影響和與僧侶費里希特·羅伯耳·德·拉門勒（一七八二——一八五四）的往來，才知道民主主義運動。布蘭克曾指出：根據雨果一八三〇年的文件中的記載（「文學哲學雜誌」，「一八三〇年的一個革命家的思想和見解的日記」——見布蘭克「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史」），可證明雨果當時已經知道聖·西門了。拉門勒在一八三〇年代開始說教。「他一生是忠實的基督教徒，然而在他底非常熱烈的「信徒的話」——論過去與未來的人員」——論現代奴隸制度」等小冊子中，他攻擊了富有者，並向他們呼喊應該實現基督的遺言。「假如這兒有一隻蜜蜂說『這兒所有的蜜都是我』，把大家共同勞動的成果據爲己有，那麼其餘的蜜蜂到底會怎樣呢？」——拉門勒這樣質問着。「土地就好像巨大的蜂房一樣。每個蜜蜂都有領取必要分量蜂蜜的權利。然而在人類社會中，竟有缺乏這種必要分量的人，這是因爲在人們之間已經消失了公平和人性的緣故。」（弗里德里揚「近世西洋史」下卷）拉門勒反對僧侶和資產階層，也反對XX主義。他擁護私有財產之本能和資產階層的家庭制度，並且敵視無神論。他說，「貧窮者在任何時代的世間都是存在的。爲什麼呢，因爲人們決不能滅絕自己的罪孽。貧窮者的數目將要減少。爲什麼呢，因爲奴隸們漸漸從社會上消失了。諸君如想要根絕貧窮，就首先要努力根絕自己內部的罪孽，其次要根絕他人內部的罪孽，過後再根絕社會上的奴隸制度。但是，不能以奪取他人之物的方法來根絕貧窮。爲什麼呢，因爲一方面在製造貧民，一方面要減少貧窮人的數目，這是可能的嗎？」（同前書）他對於社會不平等之批評，就在勞動者的落後之層裏，也喚起了注意。

雨果從青年時代起便和拉門勒親密地往來。他們的立場大體相同。只是雨果比較更激底。例如，拉門勒說，「人們決不能滅絕自己的罪，所以決不能根絕貧窮。」對這點雨果則說，「人們一切的罪都由無知與飢餓而生，只要根絕了這些，罪就滅絕了。」

因此，雨果在「悲慘的人們」中說，「社會主義者所提起的一切問題，可以歸之於兩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創造財富的問題。

第二——分配財富的問題。

第一問題包含勞動問題。第二問題包含工資問題。第一問題是力之使用的問題。第二問題是享樂之分配的問題。因力之適宜的使用，可產生公衆的勢力。因享樂之適宜的分配，可產生個人的幸福。所謂適宜的分配，不是不平等的分配，而是公平

的分配之謂。

上述兩個問題中，其可怕只解決了第一個。很巧妙地創造財富了，而分配却不適宜。只是一方面完成了的解決，必然地引導英吉利走到兩個極端。即可怕的富裕和可怕的貧困。有些人盡量地享樂，其餘的即民衆們無窮的缺乏。這是貽誤了的危險狀態，各個的困苦之上，頂著公共的勢力，個人的苦惱之中，安插着革命的偉大之根源。

又主張伯士地均分法，自信是解決第二個問題的方法。但這是歪曲的見解。這些分配是殺害生產的。平等的分配至終使競爭消滅，其結果使勞動也消滅了。這種分配，是屠殺分配物的創子手所作的分配。『悲慘的人們』第二卷。

雨果的這些議論，正是資本主義勃興期的小資產階層，意識形態的典型。一方面和封建勢力與大資本對立，他方面又和勞動階層對立。即一方面反對財富之偏在及專制政治，他方面又反對『生產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在生產上主張勤勞主義，分配上主張公正（基於愛愛的）。

他的社會觀，人生觀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奇怪混合。對於惡之源泉——無知與飢餓的社會原因，他有現實主義的認識。可是，對於善之認識却全然是理想主義的了。所以，他理想主義地，空想地來解決現實主義的社會認識。許多批評家，認為在雨果底事物觀察法中有過於誇大的對立，其實他的社會觀，人生觀就是一種對立。二律背反。

這種社會觀，人生觀。在『悲慘的人們』全體的構成上，以如何具體的形式浸透着呢？這是應該在下面分析的課題。

四

先前已經講過，『悲慘的人們』的主題是由三個惡劇構成，即『由貧困而招致的男子之墜落，由飢餓而招致的女人之毀滅，由黑暗而招致的小孩之萎縮』。這種悲劇的原因，他歸之於七月王政下的獨裁的警察政治下的社會制度。爲了飢餓爲了窮乏而編了一塊麵包，便在監獄中囚了長長的一十九年，出獄後還爲了是爲犯人的緣故而常常受着差吏的威脅；雨果描寫這樣的惡劇。『悲慘的人們』以及他受審異常迫害的生涯，目的在把這樣社會動盪之不合理，浸入讀者的胸中。出獄後的讓·發耳講：『對着這種不合理切齒憤恨。』『失誤於這種事件之中的，豈只我一個人嗎？首先，我是一個勞動者而沒有工作，自己已很勤勉了而沒有麵包，這不是重大的事件嗎？其次，犯了罪而又自白了，仍處以很重的刑罰。這不是太苛刻了嗎？……他這樣自問着。到底人類社會是否有這個權利，來把不合道理的忽視或殘酷的懲戒加之於所有的人們呢？缺乏與過重之間，即工作之缺乏與刑罰之過重之權，是否有把可憐的人囚起來的權利？由於偶然作出的財產分配法，而得到最少的人們，因而也是最優得原諒的人們！社會這樣地待遇他們，這會是合法的嗎？這些疑問被提出來又被解答。他判斷了社會，認爲社會有罪。他以自己底憎惡之念來懲罰社會。他認爲自己所受的命運，社會應負責任，將來要毫不躊躇地問難其責任。』（『悲慘的人們』第一卷）

可是，讓·發耳讓用如何的形式去問難社會的責任呢？

他有和革命家相等的鐵之意志，他有雄壯的腕力，甚至被人稱為「起重機樣的讓」，這樣的讓。發耳讓竟成了不可思議般的英雄的神聖者，充滿了神經質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理想主義的敏銳良心，也充滿了選齡聖人樣的溫和，慈悲與寬大。他並不反抗，只管憐憫，只管寬恕一切。——不是感傷的和諷諷悲的態度，而是真有虛無主義的線索的態度。最後，他有了一個機會和權利，可以檢獲那一生糾纏着的祕警甲維耳，而他竟把他釋放了。

這種寬容把祕警甲維耳的精神支柱割斷了，因此甲維耳終於為苦悶而自殺。法律之伴慮的讓。發耳讓，法律之奴隸的甲維耳，都弄到超越了法律，這真是異乎尋常的事！讓。發耳讓不從社會組織而在事實上成了強者得了自由，這一勝利是由何而來的呢？只由「愛」而來。由無抵抗的道德之力而來。

讓。發耳讓在他死前向郭色諦和馬留斯說，「世界上除了相愛之外，可以說什麼也沒有」——這同時也就是雨果自己的話。這兒所說的「愛」，是基督教的愛，人道愛，無抵抗的寬恕之道德。也如居約所正確指出的樣，是「對人類全般不幸的哀憐之情，偉大的親熱的感情」（居約「從社會學上看的藝術」第二卷），在雨果呢，「最高的哀憐同時就是最高的正義，也就是普遍的寬恕」（同前書）。芳特尼和郭色諦之所以從悲劇漩渦中解放出來，仍是由於「愛」。由於讓。發耳讓底慈悲深厚的愛，這對悲慘的母子才得救。至於郭色諦的場合，那更是由於馬留斯的戀愛才有了幸福的。

這樣，「悲慘的人們」中的一切悲劇都由於社會的原因而起，却不由社會變革來解決，而用「愛」在個人的立場上來解決。讓。發耳讓不歸咎於社會，只管拿着寬恕和慈悲而從社會超越出去。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在他的寬恕之後有着巨大的財富。讓。發耳讓假如沒有在孟特魯魯。彼耳。麥耳所蓄積的巨萬財富，如何能夠拯救芳特尼，拯救郭色諦呢。雨果底用愛來解決悲劇的命題，假如還元為事實，就是以「資本家底慈善」來解決。不，更適切些說，「愛」不過是慈善之個人的精神的表現而已。

所以，進一步，不從個人的立場而從社會的立場來解決這同一問題——即由「飢餓與無知」所引起的悲劇——這時雨果便依着他的意識形態而敘述下面的解決方法。

「一齊解決兩個問題吧！勉勵富者而保護貧者吧！絕滅窮困嚙！強者不正當地利用弱者的事停止了！勞動者的工資，弄到合理些而且友愛些吧！孩子成長中，施以免費的義務教育，使其有學問作壯年的基礎。不停手地啓發知識吧！和着強大的民衆作幸福家族之一員吧！不必廢止所有權而使所有權普通化，各個公民沒有一個不是所有者，所有權民主化嚙！」（「悲慘的人們」第二卷）

這樣，我們知道了。雨果做頭做尾是時代之子，是自己階層的意識形態。所以名著「悲慘的人們」，乃是通過這樣作者底主觀而表現的十九世紀中期的法蘭西。資產階級社會的姿態。為作者底時代的。階層的制約所歪曲了的意識形態，和浪漫

主義的手法，產生了作品中的「虛偽」之點，至於其中的「真實」之點，那就是作者長久的政治活動和天才觀察力之所賜了。

就是爲了這「真實」的緣故，所以「悲慘的人們」在今天都還不失爲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大豐碑。

今天，對於「悲慘的人們」中的問題之解決方法，我們雖然可以判別其思想的各式的貧弱與強，可是問題本身却日益深刻化、迫切化了。對這問題提出正確的解答，在以前的舊話中有所增加之然而來處與這問題相，於是新時代的人們處任務。

進步的作家，儘創造出改寫過的「悲慘的人們」，但能分擔這一時代的任務。

(一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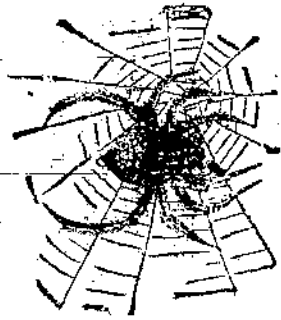
巴黎的流浪兒

巴黎有個孩子，森林裏有隻小鳥，小鳥名叫麻雀，孩子名叫流浪兒。假如把這兩個觀念聯合在一起，一個包含火爐的一切熱力，一個包含黎明的全部陽光；然後把這兩者點火花，巴黎和嬰孩，來碰碎，從火花中就會跳出一個小小的生物來，普羅塔斯（Prometheus——羅馬戲劇家——譯者）會說是「小物件兒」（Eclaircie）呢。

這個小小的生物充滿了愉快。他每天沒有食物，然而每夜，只要高興，他就會走到養育中去。他沒有衣服蔽體，沒有鞋子可穿，頭上既無房頂，他跟那一無所有的蒼蠅一樣生息在露天裏。他現在的年齡，是七歲到十三歲，成羣集隊，流浪在街頭，睡眠在戶外，穿一條他父親的拖到腳跟的褲子，戴一頂蓋着耳朵的某位伯叔的帽子，有根黃鑲邊的繫腳帶；竄去竄來，常常留意，時時找尋，作無聊的消遣，吹弄風笛，像頑童一樣欺騙人，在酒店前徘徊，結交盜賊，與妓女往來，滿口下流話，哼猥褻的小調。然而心裏却沒有一個壞主意，這是因爲他的靈魂裏有顆珍珠——無辜，而且珍珠在污泥中是不會溶化的，只要人還不失其爲孩子，上帝極願意他是無辜的。

設若有人要問這座廣大的城市：「那個生物究竟是什麼呢？」她一定會回答：「它是我的「小孩」。」巴黎的流浪兒是巨人中的矮子。——譯自雨果「悲慘的人們」第三集第一卷。

(駱馬譯)



憶

法國 V·雨果作

現在我夢見什麼呢？遠在那矮屋下
 有你們幾個，孩子，我夢見的是你們；
 是你們的年青的頭顱——我的希望和桂冠
 在我的盛夏已經到了它的落葉時候。
 繁枝的暗影已長上了我的牆，
 溫軟的靈魂顯出來見天光，
 只吟嚶於你們的黎明的光亮。
 我夢見兩個小的在遊戲，
 弄得門限同哭喊一齊發聲音，——
 又哭，又笑，是遊戲混和着爭吵
 像兩朵花，被風吹碰在一堆。
 我又夢見較大的兩個——這是更難堪的回憶——
 現在已經發熱的在捲捲入世的大波，
 每人的臉上都有一種盲覺的純潔，
 我的可憐的女兒和我的有好奇心的孩子，
 我一邊極着意，一邊看風高的水手在唱歌，
 在低洶的其危險的海岸下，

海邊正打開她們的鼻孔，
 向流風，吐露出一千次海的芬芳，
 太空中充滿了奇妙的香鬱，
 從海到岸，從岸到海，來回着：
 孤獨與愛悶，於是我就夢見了你們。
 孩子，住房和家庭，以及餐桌的座次，
 熊熊的爐火，那整個親戚的苦心，
 是痛惜的母親和仁慈的祖父的；
 然而眼前只有點點白帆，
 澄清的海面反映着繁星，
 也只有舵工從茫茫的海上
 用寧靜的眼注視着無垠的太空，
 我只夢想你們，我正在努力搜尋，
 並且丈量我對於你們的靈魂的深愛——
 愛是甜蜜而有力的，然而這深愛——
 偉大的海在它的旁邊也小得可憐。

窮人

晚上——狹小粗陋的茅屋裏，
全是黑暗，只有那兒
從地板上漏下一點微光，
照着牆上漁人的網。

在黑黢角的樹木櫃上
有幾個白碟子發亮，幽暗裏
有架套着黑蚊帳的床，
床的旁邊，是個草墊。

五個孩子躺在長墊上——
一個小靈魂的網，纏了夢；
高烟囪上冒出最後一朵火花，
紅光照亮了黑屋子。

母親跪着想，駭得臉發白，
她一人祈禱，聽着大浪在怒號，
衝擊狂風，衝擊岩岸，衝擊中夜的荒涼，
不祥的海老是在外面歎歎，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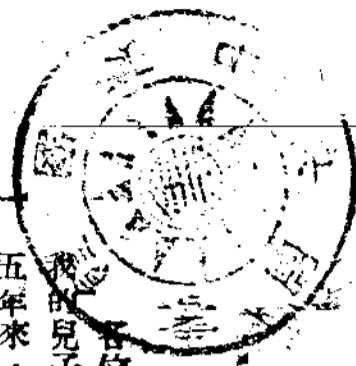
三

—沙 金—

(駱馬譯)

雨果的情書

……您曾經有一回用一種頗為有趣的謔語對我說道，您不懂得什麼是「詩」，這就跟您對我說，您不懂得什麼是德行一樣。亞戴娜啊，所謂詩者，就是思想；才能也是思想；說到我的才能，不是別的東西，也就是我的思想。愛友，對於我的思想，您却是不懂得的呀；因為自從我們相識以來，倘若我還敢信任你的話，我們兩人的思想總是互相了解的。縱使是最無知的人，我相信，也能夠懂得什麼是詩的。這種純潔而飄渺的詩，實用的知識是用不上去的，它有一切生動的印象的幻影，它是由熱誠、忠懇、愛情而生的，它能啓示出慈愛者的最深遠的思想。這種詩，亞戴娜啊，你永遠是懂得的，因為你是慈愛，溫柔，高雅而純潔的，其餘的有什麼關係呢？位於這些神聖的感應，深遠的靈感之側的人間的時常錯誤的不定的科學，又算得什麼呢？它們把人生弄得來非常枯燥，然而，這種詩，這種我從你的微笑和願盼中所得來的詩，却安慰着人生，并且把人生美化了。說您原諒吧，我真不知道我說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說起詩，差不多我還是說着您啦。……



死刑

法國 V·雨果作

——沙 金——

各位審判先生：假如說這裏有一位罪人的話，那決不是我的兒子——而是我自己——就是我！——我，過去這二十五年來，一直都在反對死刑——一直都在替人類生命的尊嚴而奮鬥——是我犯了這種罪，現在我的兒子就因這個罪名受了審問。檢察長先生！現在我來告發我自己。我是不論在何種嚴重的情勢下面，犯過這個罪的——有考慮，有多次，有決心。是的，這條古老荒謬的「復仇律」(Lex talionis)——這條殺人者死的法律——我一直都是以我的整個生命來奮鬥的——各位審判先生！以我的整個生命。並且，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是決心和它繼續奮鬥的，以我的一位著作者的全心力，以我的一位立法者的全部言論和一切投票！我在十字架前宣告它；在那位遭受了死刑的犧牲者面前，他是看見聽見我們的，在那座絞架前，那是在兩千年前，人類的法律，為了跟各時代一個永久的榜樣，曾經釘死過那位神聖者的！

……在我兒子寫的關於死刑的文章上面——就因為他寫了，印行了，眼前正在諸君的面前受着審判——在他所有的

文章裏面，他只不過把我，從他的幼年時代，我會經教誨過他的名書披露出來罷了。各位審判先生，評論國法的權利，而且很嚴厲地加以批評——特別是對於一條懲罰的法律——是放在修改權的旁邊的，這跟一把火炬放在一件出自藝術家的手法的作品旁邊是一樣的。這種新聞記者的特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必要的，法令所不能奪的，跟立法者的權利一樣。

● 臨刑時的情況究竟怎樣？一個活人，一個罪犯，一個判決該死的可憐者，在一天清早，被押到一塊公共的廣場上去。在那兒他發現了斷頭台！他駭得打抖，他拚命掙扎，他不願死。他還很年青——只有二十九歲。啊！現在我知道你們又該說了——「他是一個殺人犯！」然而，請聽我說，兩位武官拖住他，他的雙手，雙足全被捆綁起來，他脫開武官，馬上就發生一場可怕的爭鬥。他的雙足，捆好的，已經陷在梯架上。他利用刑台來對抗刑台！爭鬥延長了，恐怖抓緊了觀衆。武官們——額上流汗，惱羞了——現出慘白的顏色，喘氣，害怕，失望——失聲地我不知道是那一種理

怕的失望，並且在大衆的譴責下畏縮了，這是該遭懲罰的譴責，這是愛情無利益的器械，劍子手的譴責——於是武官們再作殘酷的拚命，犧牲者纏在斷頭台上了，大聲的要求饒恕，他的衣服全被撕去——他的肩頭流血——然而他還是在反抗。

最後，在這種異常的奮力，這種難以命名的景象，這種煩苦——說說是爲整個的苦惱吧——苦於廢棄的觀衆和苦於判了死罪的人——在這種慘痛經過三刻鐘以後，各位審判先生，他們又把這可憐的不幸者拖回牢裏來，一般民衆才喘過一口氣，民衆自然是仁愛的，很希望這個罪人可以得到赦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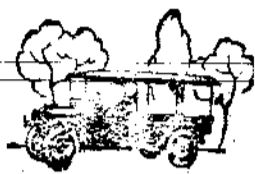
然而，不會的——斷頭台，該打倒的東西，還依舊在那裏聳立着，它整天站在一個衰弱的人口中纏着肩頭，等到晚上，武官們，又重新努力，把不幸者再拖出來，捆綁來跟一團毫無活氣的重東西一樣——他們把他拖出來，憔悴的，血淋淋的，只是哭泣，求饒，喊救命——呼喚上帝，呼喚父母——在死的預測中，這個人變得來簡直跟小孩子一樣了——他們終於把他拖去執刑，絞上斷頭台，他的頭落下來了——這時候每個人的良心上都起了一種恐怖。

(樹藝譯)

雨果「悲慘的人們」序言

只要因爲法律和習慣的關係，在現今文明的中心，仍然有一種社會的懲罰存在，而且在人世中造成了人爲的地獄，使一切災難和神聖的命運發生糾紛；只要現代的三大問題——因貧窮而墮落的男子，因饑餓而毀壞的女子，以及因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不幸而發育不健全的孩子——尚未解決；只要在社會的某幾方面，仍然是垂垂待斃的樣子，換言之，從一個較廣泛的觀點看來，只要無知和悲慘還存在世界上，像這樣的書本是不會沒有用的。

一八六二年序於 Hautville House.



拿破侖的葬禮

——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臨時記——

法國 V·雨果 作

早上六點半鐘以後，我就聽到街上有鑼鼓的聲音。十一點鐘我出門去，街上全是寂然無聲的，商店一概關閉起來了，除去偶爾看見有一位老太婆而外，街上是再也找不出一位行人來的了。無疑的，全巴黎跟在一個斜瓶子中的水一樣，都向着城市的一邊流去了。天氣極冷，天上有一輪明麗的太陽，薄薄的輕霧籠罩在頭上。道旁的水溝已凍成冰塊。當我走到路易菲立普橋的時候，一片雲層下降，點點雪花，發北風吹來的，正打在我的臉上。待我將近聖母院時，我看見那大鐘還沒有敲響。

在文聖安德街 (Rue Saint-André-des-Arts) 節日的紊亂，騷動就呈現出來了。是的，這是一個節日，一個被放逐者的靈柩凱旋而歸的節日。在我的前面歡笑地走着三個下層階級的人，他們都是衣服襤褸的窮困工人，這些人一到冬來，便是受冷挨餓的。三人中有一個跳躍起來，舞蹈，又做出種種可笑的滑稽樣子，並且大聲喊道：『皇帝萬歲！』美麗的女店員們裝持得非常入時，走過去，陪伴着她們的學生朋友們，雇用的車輛拚命地回安瓦里德寺 (Invalides) 那個方向奔去。在麵包街上，雪可稠密起來了，天色變暗，雪花如白的淚滴一樣散播下來，上天亦似乎有意揭示

出哀悼的樣子。

然而暴風雪却沒有多少時候便過去了。一道慘淡的陽光照射着格朗勒街 (Rue de Granelle) 和巴克街 (Rue du Bac) 的轉角處，那兒市政警衛在阻擋車輛。我走過去，兩部破兵架破的大四輪車從我的後面開過來，待我剛剛走上安瓦里德寺的空場，他們便在格朗勒街的末端轉入營房里去了。在這兒，害怕着一切卻完了，帝王已過去了，因為有許多多的行人都帶着回頭的面色向我這邊走來。原來這是水一般流過轉來的羣衆，受市政警衛的一線哨兵驅趕走來的。我把我的票遞給左面的露台看看，就一直走過間隔線去了。

當我走到右面三座露台邊，還不能看見方場的時候，便聽見一種可怕的淒涼的嘲雜聲，這似乎是無限數不清的鐵錘在隔板上敲出節拍，這是千百萬來參觀的羣衆在露台上受不了北風的冷凍，正踏足來取暖，要等待遊行隊的到來。我爬上露台，景象非常奇妙。婦女們幾乎都一致地穿上了皮靴、而部跟一般唱流行歌曲的歌女一樣遮蓋起來，各人躲藏在厚重的毛皮和外衣裏面，男人們都圍上了特別寬大的圍巾。

廣度處的大破每隔一刻鐘響一下。觀衆只是踏足。憲兵們都換上便衣任走去走來的，可是從他們的馬刺和制服的裝備上，一眼便看出來了，在我的前面有一線陽光閃閃地照射着一座若安達克的可憐的紀念像，她右手裏拿着一枝棕櫚葉，這似乎是她用來遮蔭的，好像太陽會傷了她的眼睛。

間或有軍樂隊闖入建立在對面兩露台間的奏樂室，奏一曲送葬的華樂後，又匆匆的跑下來，消失在羣衆中，以後也只有到奏樂時才再現出來。他們都是把樂譜留在酒店裏的。一個叫賈販從露台下走過，他在叫賣半辯士一張的送葬曲，上面附有儀式的說明，我也買了兩份。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格多塞 (Quai d'Orsay) 的角落，因為遊行隊就要從那兒出來的。冷度增加了難奈的情緒，黑色的氣流，透過上色里拾廣場 (Champs-Élysées) 中的濃霧，到處都在一縷縷的上昇。遠處的爆炸聲也隱約可以聽見。突然皇家衛隊趕忙去佩戴好武裝。一位傳令的軍官打馬從大街上跑過。街上就形成了一條直線。工人們將梯子搭上大柱，馬上把所有的火盆點燃。一種重砲的齊鳴聲從安瓦里德寺的東角上很響亮地爆發出來，一縷濃黃色的烟子，混和着金色的閃光，填塞着這整個角落。從我站立的地方可以看見大砲的放射，這是兩尊十七世紀刻就的精製的古砲，從鬧聲中聽來是一種銅的武器。遊行隊到了。

現在是十二點半鐘。

在廣場的遠處，臨近河邊，兩路乘騎的鄉彈兵，佩上黃肩帶，森嚴地開出來。這是塞萊 (Seine) 的憲兵，這是遊

行的先頭部隊。這兒太陽也盡到它的責任，顯現在它的燦爛的威光裏。這是奧斯特里次 (Austerlitz) 的月份。

在寒寒的憲兵的粗尼大衣之後，跟着來的是巴黎市政警衛的黃銅頭盔，隨後又是荷槍兵的三色旗，非常迷人地在空中飄蕩着。喇叭和銅鼓奏出各種的華奏。

一個穿藍色工人罩服的人，從上面爬到外邊的本架上去，險些兒把頭子弄破了，在我前面的露台上，却無人去援助他，一位戴白手套的旁觀者看着他去冒險，也不肯出一隻手去拉住他，不過這個人畢竟也達到他的目的地了。

遊行隊裏有司令官和大元帥，這確是一個赫赫的景象。太陽照射着騎兵中的中騎兵，使每一個人的胸上都有一顆眩目的星光在閃耀。三間軍校用一種軒昂的莊嚴的態度走過去了，隨後又是砲兵和步兵的行列，儼然跟去打仗一樣。彈藥車輪後面有預備輪，每個兵士有一個行囊在背上。不遠處有一座體積龐大和設計尚奇的雄偉的路易十四的紀念像，染着金色的陽光，似乎用着驚奇在參觀所有這全部顯赫的景象。

乘騎的皇家衛隊出來了。羣衆中有鼓噪聲起來。儘管這是受過好訓練的軍隊，然而這是不光榮的一團，它的出現會減少這類運行的效果。大家都嘲笑起來。我聽說：「看那胖子上校！你看他是怎樣奇怪地抱着他的刀鞘！」「那個人是誰？」「原來是孟特里維 (Montalivet)！」

無限皇家衛隊的軍團進行過去了，槍口一致向下，在幽暗的天色陰影下，跟成橫隊的軍團一樣。一位乘騎的衛隊兵士把軍帽弄掉了，便光着頭打馬飛跑轉去，雖然把帽子找着

了，可是給與走廊，即是說給與成千成萬的人們笑話的資料不少。

行列間或停住，然後又再前進。火盆裏的火光全燃了，在紀念像間冒出青烟來，宛如大碗中的火酒一樣。

希望愈來愈大了。一輛伯萊保勒（Belle-Poule）軍營牧師的飾着銀物的黑車驅趕前來，裏面端坐着一位穿喪服的神父，接着來的是懸有聖海倫那代辦委員會的鏡板的黑色絨大圓輪馬車，兩車各有四匹好馬。

突然大砲在三個不同的地平線上同時放射出來，這種三重音響帶一稱三角的形式，來包圍着耳鼓，是驚人的而又是最大的。銅鼓在前面奏着致敬調，於是皇上的葬儀車出現了。太陽，直到這會兒以前都是遮蔽着的，也恰在這時候再出現出來了。景象是異常壯麗的。

在這處，在霧氣和陽光中，在上色里捨棄場的幽晦的枯敗的樹木背對面，超過那些白色的幽靈似的大紀念像，一座座金色的大山在漫漫地移動了。眼前可以識別的只是一種發光的輝耀，時而顯現為明星，時而顯現為閃電的火花，照射着全部車子，一種大的吼聲隨着「這從天下降的」發出來。就好像是它把整個巴黎城的歡呼聲都引在它的後面來了，這跟一團火炬把它的青烟抽引在後面是一樣的。

大元帥和司令官的鞍馬來了，手中拉着皇棺槨上的牽線。八十六個附屬軍團的都隊走來了，有八十六首聯軍區隨旗幟擺在前面。想起來再沒有像這塊方場這樣美麗的東西，全場上飄揚着林立的旗幟。這真可以說是一塊偉大的天竺牡丹

種地在向前推進。

跟着又來一匹白馬，從頭到尾全是用藍紫色的罩衣蓋着的，一位穿淺藍色絨銀邊衣的侍從在一旁伴行，前面有兩名穿綠色衣，束金腰帶的馬夫帶路。這是帝王僕從的制服。觀衆一齊打抖起來，這是拿破侖的戰馬！大家一點也不懷疑的。假如此馬帝王幾乘騎過兩年，他的現年一定是三十歲，這對於一匹馬說來，是恰好的年歲。

馬過後來的是伯萊保勒的海軍，隊形嚴整有軍紀，大部的隊員都是青年人，穿着赴戰的軍服，披上圓形外套，戴着圓形油漆帽，每人都有一支手槍掛在腰際，船上用的斧子拿在手裏，側面佩上軍刀，是一把有發光的大鐵柄的短劍。禮炮繼續在放射。大家都在講安瓦里德寺那兒發出來的第一砲，把一位市政警衛的腿子打斷了，據說是忘記了取出子彈，又說是有一个人已經打死在路易十四空場前的車輪下，他的身子已打成粉碎了。

現在葬車愈近了。伯萊保勒的軍官隊正在前面，阮維野親王（Prince de Joinville）騎在馬上作指揮。阮維野親王的面部遮滿了鬍鬚，（美麗的）在我看來，跟海軍的紀律恰好成爲一個對照。他今天算是第一次佩上了榮譽團的宏麗的勳章，在這以前，他出現在榮譽團的名單上也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武士罷了。

行列剛走到我的面前，不知道爲什麼，就發生了阻礙；葬車停住了，在若安達克和查理第五的銅像間停留了一些時候。

我現在可以任意的俯覽它了。整個的景像却不減其偉大。是巨大的一團，連體都鍍上金色，這上面的東西跟金字塔似的在四個金色大輪上排列着。在紫色的棺罩下面，散佈着蜂巢，棺罩是從頂罩到足的，可有一些精緻的物品可以看見；基底上的凶猛的鷹羣和着站在一支金柱頂上的十四次勝利，算是一付靈柩的標記。而真正的棺木却最看不見的。它是在內面的底層上，這可減少了動人的效力，葬車的最大缺點就在這兒，它遮住了人人想看見的，法蘭西所要求的，以及羣衆所渴慕的——拿破侖的靈柩。

在假的石棺上放着帝王的勳章——王冠，寶刀，王笏，和龍袍。可是在分開頂上的十四次勝利和基底上的鷹羣的鍍金的出口處，縱然有已經破裂的鍍的金色，而松板的聯接處也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另一缺點是金子也屬於仿製品，松板和紙板倒是真實的，我很願望帝王的葬車是一種真實的華麗。

不過彫刻物的構思，設計和一切的裝飾雖取材於文藝復興期和十七八世紀的流行的建築樣式，而大部份的東西都是很壯麗和富有藝術的價值的。

兩首圓旗的高大的旗竿，征服過全歐洲的國家的，在車前車後顯出有光榮的美麗。

葬車及其裝飾有二萬六千磅重，只是一付皇棺也有五千磅。

我想再沒有比六十匹馬在一起拖的車輛更令人驚異和壯觀的了。這些馬都是可怕的，有白色羽毛飾着臀部，另外有金色的罩衣從頸垂到足，兩隻眼睛還可以看見，這與他們

一種幻想的戰馬的難於描寫的神氣。

法萊 (Valer) 穿着皇室侍從的制服領導着這一羣車馬隊……

在臺台上的觀衆仍繼續不斷地用鞋底來打拍子，只有當彩雲經過時，他們才止住了。我們可以說這時候有一個偉大的思想在人羣中閃爍啦。

葬車繼續前進，銅鼓奏敬禮調，大砲聲響得愈快，拿破侖到安瓦里德寺的大門前了。時間是下午一點五十分鐘。

在運棺車後是穿便服的皇室家族和全體皇室的衛隊。衛隊穿的是榮裝軍裝，這給與我們一個新奇的印象……

葬車沒有直入安瓦里德寺的前庭，路易十四建的柩杆太低了，轉走右側，一會兒就看見海軍們進入葬車底層去將皇棺抬出來，然後才在圍牆的入口廊下不見了，他們全到了前庭。

在外面的羣衆沒有什麼可看的了，大家都喧鬧地和匆忙地從露台上下來，一羣羣的站在稍遠處的公告前，用手指着木板上的字條，喃喃地說道：「勒華 (Léon) 食品承辦人，住鋸刀街安瓦里德寺附近，請來選用酒食，」……

這使我回想到（因為思想的產生是神秘不可解的）今年夏天，當我在太挨先生 (M. Thiers) 家裏，聽見拿破侖的侍從馬爾尚 (Marchand) 說拿破侖是怎樣的喜愛他的舊衣服和舊帽子，我就能理解而且很贊成這種葬葬，因為一付屍袋在新帽子下作活動是多麼難受啊。

馬爾尚又和我說了一些瑣事，他說在退勒里（Tuileries）的時候，皇上顯得最愛改變他的服裝，實際上全不是這樣的，皇上平常穿的是普通服，白毛織品的短褲，白絲襪和有扣子的鞋子，不過在隔壁的屋子裏，經常都放有一雙白絲織品裏子齊膝的馬靴，假如隨着有事情發生，必需皇上騎馬轉去的時候，他便脫下拖鞋，穿上馬靴，整齊軍裝，改變成一位軍人的打扮，然後他回來了，脫去馬靴，換上拖鞋，又變成一位普通人了，白褲，白襪和鞋子，絕不多穿一天，到第二天早上，這些皇上不要的衣物就歸侍從們所有了。

X X X

致辭是非常簡練和有氣魄的，厄維野親王，向國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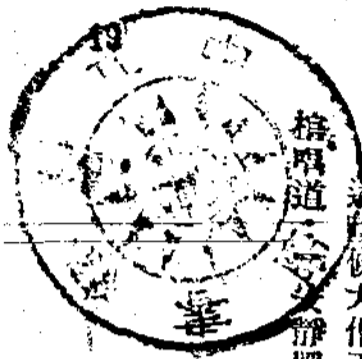
「陛下，職獻給王，皇上拿破侖的身體，」國王回答，「朕以法蘭西之名來接受，」繼而國王向伯特蘭（Bertrand）說，「司令官將皇上的寶刀放在皇棺上。」又向格爾岡（Gonrand）說，「司令官，將皇上的王冠放在皇棺上。」

莫扎蒂（Mozart）的「祭曲」效方已小了，美麗的音樂早與時代一同凋殘了，唉，音樂也早與時代一同凋殘了！

這時候大僧正，主祭師和神父都一齊圍繞着拿破侖的皇

棺，道：「安息吧，皇靈！」

（懷谷節譯）



滑鐵盧

滑鐵盧戰場如今已平靜了，這是大地應有的平靜，與一切平原無異。然而每到夜來，一種迷幻的靈氣便從地上升起，若有旅人步行到地，跟味吉爾（Virgil）羅馬詩人（譯者）在腓立普（Philippe）那塊悲傷的原上一樣，悲難的錯覺就會來把他抓住。可怕的六月十八日再現出來，人造的紀念山已被推倒，奇妙的獅子已被分散，戰場仍然恢復舊時的狀態，步兵的陣線又起伏在平原，烈馬的奔馳橫過地平線，受驚的夢昧者看見軍刀的閃耀，刺刀的光芒，炸彈的紅光，威嚇的可怕的衝突，他靜聽，好像有一位死者從墳墓裏發出嘆息，又似乎是從幻想的戰爭中發出來的模糊的吶喊。這些暗影是擲彈兵，這些光芒是甲騎兵，這個骷髏是拿破侖，那個骷髏是惠林吞；其實這些全都是不存在的了，然而此刻這是在鬥爭，山溪都染成了紫色，林木也發出了沙沙的響聲，甚至在雲霧中也有殺氣，在黑暗裏，一切聖約翰山（Mont St. Jean）洪戈山（Hongomont）弗里希山（Frisement）巴匹羅提（Papelotte）卜朗桑舍（Plancensit）的堅固的高處，也惶然的住着一羣鬼魅，互相在那上面追去逐來——轉自「悲慘的人們」第二集第一卷。



兩個紀德

法國 巴特·斯倫 作

「實際，到世界上任何國家去，怕也不會有蘇聯那樣強烈地使人感到人類的感情吧！雖然受着言語不同的限制，但我沒在自己的周圍看到有過這樣多的同志和兄弟。」

「我懷疑在現今任何國度內——甚而在希特勒的德意志內，精神這樣的不自由，被壓迫，受恐怖威脅，更屈從的現象，怕也沒有了吧！」

上列兩節文章，在讀者看來，一定以為是從對蘇聯抱着完全相反見解的作家的著述中摘錄的吧！其實不然。這兩節都是從記載最近訪問蘇聯的紀德的百十來頁的小冊子中摘錄的。紀德曾經極狂熱地說道：「我的心漸漸變得溫和，漸漸變得明朗了。我在那裏（蘇聯）照的像，比較在法國時的我溫和得多的，怕也正是爲了這個緣故吧！而且這狂熱的訪問者一邊聲明最愛好自由，一邊聲明在比希特勒的德意志「更被壓迫」——更屈從」的國內，爲了異常的快樂而感動得流淚。

這是何等的昏庸糊塗，何等的自相矛盾啊！

而且這種糊塗的責任，完全在於紀德。什麼緣故呢？因爲那裏存在的，不是一個紀德，而是兩個紀德。我們如果把兩個紀德還元爲一個人，返復迴誦他這著作，我們當不難窺

見這樣的事實。即是：在兩次所寫的文章中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只是隨意的記述。紀德這旅行記如果用會話體去寫，那全部事實，就會一目了然的吧！

寫作這書的兩個紀德，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呢？第一個紀德，是住在文學的尖塔上，因憎惡這種生活之故，而不斷攻擊自己所處的階級，這樣一個主智主義者。他的文章，是荒野裏的吶喊，是不求任何聽衆的呼聲。試閱紀德自己的話：

「我對於榮譽，幾乎是一點也不關心。因爲就是取得了它，也仍然是從布爾喬亞階級的手裏。我雖然生長在這階級，事實上仍然屬於這階級，但是因爲我十分瞭解這階級，而由衷地憎惡這階級。我身上最好的要素，全部起來反抗這階級。……：……我在荒野裏吶喊，經驗了痛快的感情。在荒野吶喊，確是最高興的事體。在那裏既沒有歪曲自己聲音的反響的危險，又無須乎擔心自己說話給人的印象。除了需用真誠的情緒以外，沒有什麼東西會影響自己所言。」

這是享樂只在荒野吶喊時適用的無責任的個人主義者紀德。在這種場合，誰也不能去阻止他，批判他，或反駁他。紀德的世界，全然是他自家的東西。

但是，這個個人主義者的紀德，並不是幸福的。他尋覓夥友，而且憎惡他自己所屬的階級。逐漸由別的理由，知道了分有他自身憎惡的人民大眾——即勞動階級——的存在。紀德接近他們，對於他們的鬥爭感到興味，而且公然開始援助他們。結果他說了：「三年前，我聲明對於蘇聯的讚揚與愛慕之情。」

第二個紀德——即人的紀德，如次說道：「在作業場和工廠內，以及在公園和休息所和文化公園內，跟很多勞動者直接接觸的時候，在我感受了異常歡快的數瞬間，我覺得在這些新的同志和友之間，忽然湧起友愛之情。」

但是，第一個紀德並沒有死去，這兩個紀德都跑到蘇聯去了。而樂於在荒野作獨白的紀德，發見藝術家們在蘇聯必得向着現實的人們說話，而感覺恐怖。其結果，就產生「甚而在希特勒的德意志也沒有這般惡劣」的結論。

兩個紀德都是感情的，主觀的；任何方面都不是科學的。

這可作紀德這奇異著作的說明。在另一方面，紀德是狂熱的。人的紀德說道：「我看了那裏的工廠的食堂，勞動者的俱樂部及住宅，就完全被迷住了。一切的東西，都是以他們的教育和娛樂為目標而建立起來。」但是一談到食物問題，他就又跳到自己的立場了。喜歡人性快樂的法國主智主義者紀德，關於食物問題這樣說道：「因為甜美的食物也都是共通的，所以就糟塌了。」蘇聯的勞動者們，在他們的食堂內吃不到和紀德在南非的象牙塔內所吃的那種美食，不是當然的麼？

就在知的分野，也發見同一的二重性。紀德在文化和「休養的公園」，看到「野外的劇場」，看了五百左右觀衆滿坐在觀覽席上，在虔敬的沈默中，耽聽俳優演繹「普希金的詩篇」，而感慨流涕。這不是正確地表示這樣的事實——勞動者們正在獲得對於「美觀的東西」的趣味麼？是的。它使紀德感動了。可是，他身上的個人主義，却不想去承認它；因而，紀德便吐露了這樣的意見：

「X說道：「在我少年時代，人們勸我要讀這種書，莫讀那種書！但是自然和我們的好奇心，却被後一類的書籍所吸引。今日蘇聯的大變化，就是同讀書一樣，青年們只有被勸讀的書籍，此外什麼也不去讀。」

這位X，也是跟紀德一樣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是喜歡在荒野繪畫的藝術家，而他在蘇聯看到必得為民衆去繪畫的事實，所以就跟紀德一起驚歎民衆在讀被勸讀的書籍。但是，他們兩個好像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有史以來，政府和教師們，最初將民衆和學生所渴望的東西，勸他們接受的基本事實。

而且，這種事實的正確性，可由「人的紀德的文章」作一強而有力的證明。他曾說道：「我在奧尼爾的餐帳看到的少年們，都是非常的魁偉。營養良好地（他們每天吃五頓飯），珍重地，可愛地養育着。所以看起來，都是非常快樂的。……和這一樣明明而幸福的表情，在他們的先輩——他們都有魁偉而強壯的身體——中，也是常常可以看得到的。」

在這樣的社會內，對立和非對立性已失却其必要。而個

人主義者的紀德，却是壓根兒都是尊重劃一性的，於是，那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沒有社會基礎的事實，使他感到威脅。紀德由於厭惡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慣，訓練，規準，和劃一性，結果逃入荒野裏，他拒絕一切的訓練，一切的規準，及一切的劃一性。他在這樣寂寞之餘，和勞動階級和蘇聯接近起來。於是，他在這地方發現了新的習慣，新的訓練，新的規準，和新的劃一性。而且他把這所有新的東西，都看作是和布爾喬亞的一樣，而說蘇聯也是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者紀德的抗議，是不理解蘇聯的新習慣與新規準，是站在對於社會生活感到真正快樂上的劃一主義。

兩個紀德，正像徵着被普羅列特利亞運動所吸引的布爾喬亞的主智主義之兩面。不幸，紀德沒有適當的分析這兩面。直到現在恐怕他還不知道這兩面的存在吧！什麼道理？因為人道主義者及個人主義者紀德所採用的方法，完全是感情的。紀德對於他自身，對於蘇聯，都沒有作過科學的分析。只是把他所感到的原原本本寫出來。因而，假如他感到恐怖或狂熱，他就把那種感情原原本本地吐露出來。就這點說，他的報告，不能不說是同無知的旅行家的囈語一樣不正確。

「人道主義」的紀德，在這著作中用了異常狂熱的筆調。因為他只是紀錄他的感動而不加分析。同樣，「個人主義」者紀德，對於保持分析和報告的正確性，也不加何等的努力，只是老老實實地表現他內在的感情。

紀德說是今後不再向荒野去寫了。因為個人主義者紀德的無責任的惡說，會被法西斯蒂們巧妙地去利用。

(尤夫譯)

雨果著作的中譯本

雨果生平的三大傑作「悲慘的人們」(Les Misérables)、「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和「海上勞工」(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中文并無完善譯本。「悲慘的人們」有蘇曼殊譯的前數章，名「慘世界」，戴曼殊全集。另有中華出版的「悲慘世界」係中英對照節譯本和「孤星淚」兩種。此中比較完善的當推廣版萬有文庫第二集裏方女士譯的「可憐的人」，共八小冊，但尚不及原書二分之一。此外「巴黎聖母院」有共學社譯本名「活冤孽」。「海上勞工」則全無中譯。此外「死囚之末日」(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有邱韻梅譯本可觀。「九十二年」(Quatre-vingt-treize)「克倫威爾」(Cromwell)序言(載世界文庫)、「露俄的情書」(商務)及其他幾種戲劇，亦有中譯的。唯詩集至今尚無一種中譯出現。

..... 這是我

..... 本刊第二期二二頁更正..... 第一次體驗

..... 到生活不是享樂，而是辛苦地工作。一直到我死的時候，我也不會有別的感覺，我只會發現死亡或許將來的生活，依然不是享樂，而是很辛苦地工作。——(上係托爾斯泰最初的回憶最後一段文字，特改正如上。同頁「夜」一詩的標點錯誤頗多，此處無法更正，特請譯者原諒，讀者留意！)



棄兒

法國 G·莫泊桑 作

「我真以為你一定是瘋了、親愛的，在這樣的天氣裏到鄉間去散步。這兩月來你有一些很奇怪的意向。你不管我歡喜不歡喜，拖我到海濱來，在我們婚後四十四年中你從來沒有一次有過這樣的異想。你不和我商量就選擇了這個蕭條得厲害的城市費康。你現在又犯了如此狂熱的散步慾，素來不出門步行的你都要在這一年最熱的一天中到鄉間去散步，要達普赫瓦爾跟你去吧，因為他善於滿足你底一切的異想，至於我呢，我要回去睡一會。」

德卡杜太太轉向着她底老友說：

「你能跟我一塊嗎？達普赫瓦爾先生。」

他笑着鞠躬，仍用他從前那一套禮讓：

「你上那兒我也上那兒」，他回答。

「好的，那麼，你們去中署去吧，」德卡杜先生說着，

回到迭班飯店去給一兩個鐘頭去了。

德卡杜先生剛一走，這老婦人和她底老朋友出發了；她

低聲對他說，緊握着他底手：

「到底！到底！」

「你瘋了，」他耳語着。「你確實瘋了，你想想你所冒

的危險，假使那個人——」

她跳了起來。

「呵！安希，不要「說那個人」，當你提到他的時候。」

「好吧，」他驟然說，「假使我們底兒子猜到了甚麼，假使他有任何的懷疑，他會要把你，把我們兩個攔在他底掌握之中。你過去四十年沒看見他，你也活下來了，今天你怎麼能？」

他們剛剛走過從海到城裏的那條長街，便向右轉，到埃特赫達特去。在他們前面引伸着一條白色的道路，強烈的日光照射着，因此他們在酷熱中慢慢地走去。她已經挽住了她底老朋友底手臂，用固定的，着魔的眼光直向前面看着，最後她說：

「你也就不再沒有看見他了？」

「沒有，再沒有。」

「有這樣的事嗎？」

「我底親愛的朋友，我們不要又開始那一個議論吧，我們有了妻和子，你有了你底丈夫，所以我們要十分擔心別人說話。」

她沒有答覆；她正想到她底過去了很久的青春，和許多舊恨，她清楚地記得他們初期友好中的瑣碎事情，他底笑容，他逗留不去的情況，因為他要守候着她，直到她進了房子裏去。那是怎樣快樂的日子，是她所享受過的僅有的真正美好的日子，多麼快那些日子就過去了！

接着，她想到她所受的罪！慘痛的罪！

她想到往南方去的那次行程，那次長遠的行程，她底苦痛，她底一刻不停的恐怖，那一個孤獨的生活，在地中海岸邊，在一個花園底窪地上的孤獨小房中的生活，那孤獨小房是她所不敢離開的、她清楚地記得她躺在柑子樹下，看着綠葉之間的圓而紅的果實去度過的那些長長的日子，海上的輕快的微風從牆上過來吹到她的底身旁，她聽見小浪花濺洗着海岸的聲音，她真想到海邊去，她癡想着在日光之下閃爍的汪洋大海，小船上的白色風帆，天邊底一個小山，但是她不敢出大門，假使有人認識她呢！

她想到那些守候的日子，那些憂煩和期待的最後幾天，那臨頭的痛苦，最後，那可怖的一夜！她忍受了怎樣的陣痛！那樣的一個晚上！她呻吟着，她尖聲啼叫！繼續着吻着她的愛人底蒼白的臉兒，大夫底刮得光光的兩腳，和護士底白帽子還在她底目前。

她想到她怎樣的感覺，當她聽到嬰兒哭聲的時候，那哀號，那初次發出的人聲！

她想到第二天！第二天！在她底生命中她看見過，吻過她底兒子的僅有的一天，因為從那時起她再沒有看見過他底影子了。

從那以後：對那嬰兒的回憶時刻在她底目前恍惚，那是一個怎樣長而空虛的生活呵！從那以後，她一次也再沒有看見過她底兒子，她底血肉底遺留的小生命；他們把他搶去了，遠遠送出去了，藏匿起來了，她祇知道，他受諾曼底農民們撫養成人，他自己做了農民，如常地結了婚，而他所不知名姓的父親曾經留給他不少的錢。

過去四十年中，她常常想去看他，擁抱他，她不能設想他已經成長起來了，她常常想念着那一個小小的嬰兒，她會經抱在肘內，樓在懷裏一天的那一個嬰兒。

她屢次對達普赫瓦爾先生說過：「我不能再忍受了，我非去看他不可。」

但他常常阻止她，使她不去看他。因為她不能約束，不能克制她自己；他們底兒子會要猜出來，利用她底弱點，脅迫她，她會迷亂自失。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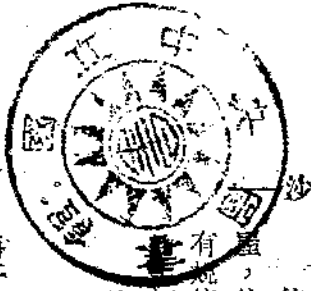
「他是個甚麼樣子呢？」她問。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再看見過他。」

「有這樣的事嗎？有了一個兒子而不認識他；又怕他，遺棄他，把他當着一個恥辱！可怕呵！」

他們在廢土滿佈的路上走，被炙熱的太陽晒暈了，繼續上那一個無止境的山。

「有人也許要認為是一個報應，」她接着說，「我再沒有生過兒子，四十年來想看看他的熱望控制着我，我不能再抑制了，你們男人們不懂得這些，你應當明白，我不會再活得久了，就這樣再不去看他，永遠沒看見過他！……有這樣的事嗎？我怎麼能夠等這麼久的呵！我從那以後每天想念他，我過了一個怎樣可怕的生活呵，我從來沒有，從來沒有，你明白吧，醒來一次不第一個想到他，我底寶寶，他怎麼樣了？呵，我覺得對他有罪！在這樣的一件事情上，一個人應當恐懼旁人說話嗎？我早應當犧牲了一切去追蹤他，把他撫養成人，表白我對他的愛，那樣我早要快樂的多，但是我沒



敢，這是一句謊話，我受不了！呵，那些可憐的，被這裏的
孩子們能夠不抱怨他到底麼？」

她突然停步，因為她使喘不過透氣了，在炫目的光線
和強烈的熱度之下，山谷裏到這兒人，很寂靜，僅僅在路兩
旁的稀疏黃草中有些微弱的發出尖銳的，不斷的嘶嘶聲。

「聖一下，」他說。

他三她到路旁，她跪地坐下，手蓋臉，願在她心底
兩旁的捲髮已經蓬鬆了，她深深感所壓迫，她哭了，他不安
地對着她站着，又不知道說甚麼好，祇囁囁地說：「走吧，
儘定一點。」

她站了起來。

「是的，」她說，一邊擦着眼淚，她又開始走起來，走
着老婦人底晃動的步子。

往前不遠，那條路經過幾叢樹下面，叢樹遮蓋着幾棟房
屋，他們可以聽出鐵匠錘子在鐵子上打着，發出來強勁的和
有規律的聲音，一會他們看見右手路旁停在一所小房子前面
輛四輪車和兩子下兩匹馬車的兩個人。

達普赫瓦爾先生走到他們那裏去。

「具內弟克特·別德威莊在那裏？」他問。

「走左邊一條靠近小旅舍的路，一直走；過了頗赫特底
房子第三家便是。」大門口有一枝小雲杉樹；你不會找錯的。」

他們兩差拐彎，她現在走得很慢，她底腿快要支持不住
了，她底心激動地跳着，好像她快要窒息了，每走一步，她
好像痛苦一樣地含糊地說：

「呵！天呀！天呀！」

達普赫瓦爾先生，一樣地煩燥而面帶灰白，她嘶嘶地
說：

「假使你不能設法約制你的情感，你馬上便會洩露你自
己，要抽回些。」

「我怎麼能夠？」她回答，「我底孩子！當我想我將來
看見我底孩子的時候。」

他們正在一些長香中間的熱鬧中走着，這些長香都
設巷子兩側牆中的兩排樹所隱蔽，突然他們到了大門旁有
一枝小雲杉樹的門口。

「這就是，」他說。

她雖然停住，向西邊一看，院子裏種着蘋果樹，大的院
子一直延到一個草蓋的小住房，對面是馬廄，穀屋，牛房
，雞欄房，在一面蓋着石片的外間裏是豬，四輪車，和肥料
車，四隻小牛正在吃草，雞母們在院子裏亂跑。

一切都十分寂靜，房門開着，但着不見人，他們向裏走
去，立刻有一支大黑狗從牆下面的圓桶裏跳出來，猛
烈地叫着。

在支在房子牆上的木板上有一個洞。

達普赫瓦爾先生站在門外，叫這水。

「有人在家嗎？」

一個小孩出來了，是一個約莫十歲的孩子，穿着藍布
心和一條麻布裙，光着濼濼的腿子，用法爾而狡猾的眼光看
着，她停住在門口，好像不許人進去。

「你幹甚麼的？」她問。

「你爸爸在家嗎？」

「不在家。」

「他在那？」

「不知道。」

「你媽呢？」

「擠牛奶去了。」

「她就會回來嗎？」

「不知道。」

那婦人，好像怕她底同伴要逼她回去，突然急速地說：

「不看見他我不走。」

「我們等候他，親愛的朋友。」

一轉身，他們看見一個鄉下婦人朝着房子走來，提着一個好像很重的錫提桶在日光中光亮地閃爍。

她右腿跛着，穿着一件線織的短衫，且晒雨打褪了色，她好像一個窮苦，微賤，污穢的僕人。

「媽來了，」小孩說。

當她走近房子的時候，她生氣地，猜疑地看了客人們一眼，又好像沒有看見他們似地走進去了，她看來老了，臉色呆板發黃起了皺紋，是鄉下人常有的那一種無神氣的臉兒。

達普赫瓦爾先生把她叫了回來。

「對不起，老太太，我們是來問問你可不可以賣給我們兩杯牛奶。」

攔下提桶了之後，她又到了門口，口裏咕嚕咕嚕。

「我不賣牛奶，」她回答。

「我們渴的很，」他說，「這位太太又很疲乏，我們可

以弄點牛奶喝嗎？」

鄉下婦人用不安而狡猾的眼光瞥了他們一眼，她主意定了。

「你們既已來了，給你們一點吧，」她說着，走進房子裏，馬上那小孩拿了兩張椅子出來，擺在一株蘋果樹下，她也出來了，拿出兩碗起泡沫的牛奶給了客人們。但她沒有回到房子裏去，仍舊站在他們身旁，好像看守着他們，並且要弄清楚，他們來幹甚麼的。

「你們從費康來嗎？」她說。

「是的，」達普赫瓦爾先生回答，「我們在費康過夏」

又過了會，他接着說：

「你有雞鴨每星期賣點給我們嗎？」

那婦人遲疑一下回答說：

「是的，我還有個，我給你個雞子雞子鴨鴨。」

「唔，自然囉。」

「在市場上你們花甚麼價錢買呢，」

達普赫瓦爾一點也不知道，對他底同伴說：

「你在費康買雞鴨花多少錢，親愛的德太太？」

「四個仙和四個半佛朗，」她說着，眼淚滿腔，那農婦猜疑地斜眼看去她，好奇地問：

「這太太病了嗎？她哭了。」

他不知道要說甚麼，遲疑地回答：

「不是——不是——可是在路上她去了一隻雞，一隻很漂亮的小雞，使她難受，假使有人找到了，請告訴我們。」

貝內第克特太太沒有回答，她覺得那是一個不着邊際的答覆，但突然她意識地叫出：

「呵，爸爸回來了。」

她正對着門，她是從一瞥看見他的人。達普赫瓦爾驚跳起來，德卡杜太太突然從椅子上一轉身，差不多掉倒了。

一個鬆着背，喘着氣的人站在那裏，離開他們十碼遠，用繩子拴着一條牛，他毫不注意客人們，說：

「媽的！這畜生！」

他打他們面前走過，走到外房裏去了。

她驚慌地坐着，一句話也說不出，心裏只有一個感覺，

那就是她底孩子，所以她底眼淚很乾了，達普赫瓦爾受了同樣的不快的感覺底打擊，激怒地說：

「這和是貝內第克特先生嗎？」

「誰把他底名字告訴你了？」那婦人問，仍舊疑惑着。

「大路拐角上那鐘匠告訴我，」他回答，他們都不言語了，其把眼睛釘住在外房門上，那門看來好像是那房子底牆上的一個黑洞。裏面甚麼也看不見，他們到只聽見一些不清晰的聲音、動作底聲音，被地下的草所減弱了的腳步聲和牛蹄聲，一會那人又到了門口，拉着繩子，大步緩緩地向着房子走來，他不注意地弄過客人們身邊，對他底妻子說：

「去擡點蘋果汁我喝；我渴死了。」

這樣，他回到房子裏去了，他底妻子走進地窖，擡下了兩個巴黎人。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安希，」德卡杜太太說，她差不多為悲傷發狂了。因此達普赫瓦爾抓住她底胳膊，扶了她

起身，他覺得她要暈過去了，在一張椅子上扔下五佛朗之後，用盡氣力支持着她，引導她出了門。

他們剛一出門，她開始哭泣，悲痛得打抖，說：

「呵！呵！你把他弄成這個樣子！」

他面色慘白，冷然回答：

「我能做的都辦到了，他底田地值八萬佛朗，那比多數中產階級的子孫們所有還要多些。」

他們緩步回去，都沒說半句話，她還在哭，眼淚在腮邊向下繼續流着一些時候，伊漸漸停止了，他們回到了費康，不知道德卡杜先生在壓着晚飯等他們，他一看見他們就笑了，叫着：

「我底太太真中了暑了，我高興，我的確認為她這一晌心驚意亂的。」

他們兩個都沒答覆，這位丈夫搓着手問他們：

「那麼，我希望至少你們散步散得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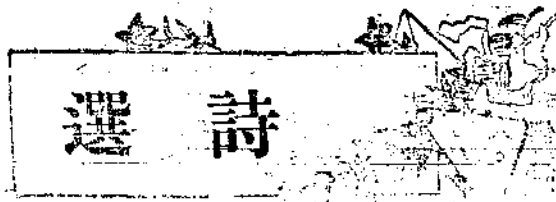
達普赫瓦爾先生回答：

「散步散得很爽快，確實的；極端爽快。」

(完)

(丁九評)

本刊歡迎外稿，一經登載，略致薄酬。



詩 選

尋訪者

英國 J. 曼斯斐兒 作

朋友和恩愛，我們沒有，也沒有錢財與
幸福的住所，
祇有希望，燃燒着的希望和路，茫茫的
路。

我們不會滿足，也不會感到心地靜穆，
因我們尋訪的城市，我們將永遠尋找不
着。

在世上，沒有為我們留下慰安——為我們
這樣的人——
探索着永遠也看不見的隱蔽的美。

祇有這路，這黎明，這太陽和風雨，
這星星下守夜的火，睡眠，於是又是路。

我們尋求上登的城市，尋求美所寄託的住所，
而找着的祇是喧嚷的市場和葬儀的鐘聲。

從沒見到過金色城市，開顏者在那裏相逢，
祇有充滿愛心的鄉鎮，哀傷的人在街上逡巡。

三 我們行過風塵的道路，直到天光消沉，
落日餘輝示我們以天涯的高塔影。

我們向前邁進，從朝至夕，直到一天的終了，
去尋找那天際外的神聖的城市。

朋友和恩愛，我們沒有，也沒有錢財與幸福的住所，
祇有希望，燃燒着的希望和路，茫茫的路。

(曼斯斐兒女士譯)

茵尼斯弗利湖島

英國 W. 夏芝 作

現在我要起身走啊，走向茵尼斯弗利去。

那裏築一小茅舍，是泥土和柳枝做的；

那裏我要有九隴豆子，一窩蜜蜂，

我要過個兒住在蜂喧的林蔭裏。

那裏我將有點平靜日子，因平靜來自僻靜的湖流中，

是自晨暮的薄紗上滴到蟋蟀唱詠的地方；

那裏中夜都是薄光，日午一紫熾熱，

黃昏呢，滿是紅茶的翅膀。

現在我要起身走啊，因為老是黑夜和白天，

我聽得湖水低聲的舐食在岸旁；

在我立坐通道上或灰灰的砌路上時候，

我聽到它在深淵的心坎裏。

(賈光濤譯)

世界名情選
 界人書譯

小林多喜二的情書

日本 小林多喜二 作

我最親愛的蓮子：

「有黑暗乃有光明。」

因此，從黑暗處走出來的人，才真正最懂得光明之可貴。世界上並不是單單充滿着幸福的。因為一邊有不幸福，所以才有幸福這個東西。別忘了這一點。因此，如果我們真想過好的生活，不能不儘量嘗一嘗痛苦的滋味。

你們正過着惱人的生活。然而絕對不要忘了將來的光明的生活乃是我們底鵲的。而且希望你緊記着現在所受的痛苦是爲了這個目標，而必須忍耐下去。

我離開學校不過兩年，所以沒什麼錢。我很想早點兒把你贖出來，可是這不過僅僅想想而已。這，前晚上已經同你談過了。然而我確實有着熱烈的愛情，希望你安心吧。總有一天，我靠着這份愛情把你救出來，雖然這句話似乎有些靠不住。假如你將來遇到悲哀、痛苦的事情，希望你那個時候想念到我對你的熱愛，而咬緊牙根把痛苦與悲傷克服下去。

齊以這傢伙底情形，我會設法打聽了一下。聽說他是個很壞的傢伙。詳細的情形下次面談，可是，總之總說是個小錢而且無可救藥的東西。你底境遇既然是那個樣子，自然不能不忍耐那些討厭的事情，這是絕對別把靈魂都出賣了。因爲你底靈魂那天晚上已經完全交付給我。好不好，堅強地生活下去！

我和那些朋友都沒有多餘的錢。我們有的時候還得向你們借，所以你是知道的。一有了錢，我們是高興上你那兒去的，請放心。

你底債有多少呢？我自願想儘量幫你的忙，可恨現在沒錢；不過無論如何我總希望能替你還這筆債，請你告訴我款子的數目。

最後，絕對別悲觀失望，相信我們兩個人底愛情吧，縱使這個愛情看來似乎是很微弱與虛渺的。別亂喝酒把身體弄壞了。要是覺得難過想喝酒的話，就想對我而忍耐些，答應我，好不好？

還有，你想一想 Nade Nade 小姐底苦楚去安慰安慰她

吧。告訴她，我實在想對她精神上有些幫助。大家過的都是艱苦的生活，互相安慰安慰吧！老太婆年紀大了，難怪她囉囉，你該原諒她，同你好好的，並且常常安慰她。

好，再談吧。等你的回信。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於小樽

(二)

最懷念的瀧子：

信收到，謝謝。我現在知道了你底心思，真是愉快得很。當我一想到你底悲苦的境況，就覺得我們底生活太鬆懈，太不像樣了。可是請你永遠不要忘記展望光明，期待光明，永遠很誠實地生活下去！

這本書雖然不是小說，可是因為覺得它很容易讀，所以送給你。假如有想讀的書，請告訴我。「極光」是我找不到，沒辦法。

這本書裏面描寫着一個「幸福者」。的確生活在不幸的地方的你，讀了這本書，會作何感想呢？然而，我盼望你至少要做這本書中所寫的，保持着純潔的，不悲觀的，決不悲觀的意志。

爲了學習，好好地把它讀一遍吧！

今天是星期六，晚上將藤那傢伙是會上那兒去的。

當我想念到你底悲楚的心情的現在，我把這本書送給你。再談。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於小樽

(三)

XX:

一切的情形我都明白了；想到你底可憐，我真是氣憤不過。於是，一轉念到我爲了經濟困難，使你同你底家庭變得不幸，真是覺得對你不起。

你走進社會後，一定有許多人誤解你，世上底羣言會莫明其妙地說道：那傢伙曾經過過那種生活，一定不是個好東西。雨果在「悲慘世界」這本小說中，曾寫了相似的事實。有個人爲幫助家計去偷麵包，結果被關在監獄裏。出獄後，人們爲了他坐過監獄都不理他。他拿了在監獄中積蓄的錢到旅館吃飯，可是老板懷着哀憐的心情請他出去。旅館也不讓他住。沒辦法，他又跑到監獄去，告訴他們這種情形，並且請求：我願意出獄，請你們拿飯給我吃，並且讓我在這兒住。可是看守底答覆是這樣的：「要是沒做什麼壞事，我不能讓你在。」

於是 他雖然有一顆善良的心，可是終究不能不又再偷盜了。……怎樣？這還不可怕嗎？瀧子，你想一想自己底感想吧。然而，你底情形同他是同樣的。那個男子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人。而你，還有我，雖然我是沒有什麼力量的。縱使社會上底一切人全是我們底敵人，也沒有害怕的必要，可是瀧子，你竟對我做出那樣的事！你這樣做，就是證明你是不相信我。雖然你是不願意太難爲我，然而你如此做却是比任何事都更使我悲傷。你是認爲我不過是一個對於你毫無益處的人吧。一定是這樣想的。絕對不會是別樣的想法；唔，假如你以後還會離開我底懷裏而去過那種種生活的话，我絕對會變成瘋子。我雖然也許是一個無用與無力的人，但是我還要盡力使你幸福。我愛你，世界上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

把你換去。倘若我失掉了你底愛。我會受多大的打擊啊！那我真的要變成瘋子了。

上次我們分別時候所告訴你的話，你聽了解了吧。

我們兩個人團結在一起，無論有怎樣痛苦的事情，都忍耐下去；不管別人如何推測我們底事情都不去理會，因為我們是純潔的。忍耐下去吧。此後我們兩個人一起生活，將會發生更可怕的事情。我們要準備，不讓那些事情把我們征服下去。不管怎麼苦，都沒有像山木屋（似乎是瀧子所在的妓館——譯者）這火燒裏面那麼苦，而且我還在你底身邊，我們又是互相信賴的。無論有什麼事，我們都忍耐下去吧，唔——懂了沒有？

真正堅強起來吧。你將來也許會像「悲慘世界」底主人公似地得到種種的讚譽。可是沒有什麼可怕的。社會上所有的人或許都是我們底敵人，然而用不着害怕。我們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的話，無論什麼我們都可以不在乎的。

那天晚上我回來以後，做了一個和這個意思差不多的夢。妹妹睡在我底身邊。她有一張和蘭的臉龐。那張臉龐是在連你底一半，十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痛苦都不憐憫的環境中養育出來。看到這和蘭的臉容，我就想像到你底在枕畔痛哭流涕。於是我就失眠了。

時機一到，我自自辦法。可是你千萬不要一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又想要回到那種環境去。否則，我要發狂的。

好，讀了這封信，希望你高興而且會笑起來，並且想一想衷心衛護你的我；還有，請你寫我同這一封信接一下吻吧。只有這樣，我才會高興起來。如果你在傷心，我怎麼能

夠笑得起來呢？

好，熱烈地回這封信接個吻吧！而且，高興起來，笑一笑！

笑！

「White Star」在入舟館（電影院名——譯者）開映。十五號起的。一起去吧。兩三天內我定好日子再告訴你。（這封信是在銀行辦公時間寫的。）

笑笑吧，這是挺要緊的。
好，再談！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瀧子

(四)

XX:

你和妹妹一連玩，一年不過一兩次。沒個人打擾，痛快地舒舒服服地一起玩，實在是非常好的。所以雖然我有時間去公園遊玩，名。瀧子約小林同去那裏看電影。——譯者，可是想到這一點，就只好迴避了。

十五號有新年宴會我走不開。十六號得休息，不，實在我是不能離開你同妹妹倆個。

十七號是星期天，聽見妹妹回去了的話，我就上你那兒去。哈哈……

請你代向妹妹致意。這紙附的三封信，是我送給妹妹拿去電影的。我是懶得寫張。關於你玩兒是沒資格談的。

再談！

(五)

(A)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於小樽

XX:

「啄木底詞好的固然非常好，可是也有一些莫明其妙的無聊的東西。所以我完全不讀了一遍，選了一些值得讀的。每首眉頭蓋過圖章的，就是我所選擇的。這些詞你最好要背一背。睡覺前坐吟兩三首，第二天工作的時候，再拚命背一背。於是你就記熟了，有時吟吟上口，那麼詞底滋味就像嚼鹹魚似地溢了出來。有不懂的地方，請你寫在信上寄來，我會替你解答。」

詞只要寫成五七五七七（三十一字）就行。比起小說戲劇來，要省掉許多時間，所以忙於工作時可以在腦子裏打草稿。不斷地繼續練習，那麼漸漸就會寫作了。詞同小說一樣，「創作」起來是很困難的，所以每星期你要寫出兩首來就夠了。就像我說志賀直哉底東西那樣，絕對不要使用美麗的裝腔作勢的辭句，只要用我們平常「說」的語言寫出來。你一讀了蓋着圖章的詞就會懂得，用漂亮的語言所作的東西都沒有什麼好的。好，你作作看怎麼樣？

尤其是這是不用花什麼時間的事情，所以我想是很有趣的。

作出來後寫在信上寄來，我一定替你修改。我雖然不是詞人，不過從前曾經寫過，而且歸根結底說起來，詞同小說都是一樣的，所以不妨補充上下教師。你可以拿啄木底詞作藍本來試寫寫看。開頭就是模仿他底也成。

你底信還不來，焦急得很。還是很逍遙地同車夫，藥舖夥計們在開心嗎？吃醋罷！

起初，不管什麼東西（普通文章底斷片似的東西也行。

）隨便寫出來好了。不久，漸漸地你就能夠區別出來算得是詞與非詞的東西。總之，開始的時候，最要緊是拚命地寫。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於小樽

(B)

讀了你底信，我竟淌了眼淚。一點兒也沒想到你底心境，就隨便說了那句話（似指上文「吃醋」一段話——譯者），實在是太對不起你了。

「Forgive me!」。（「原諒我」的意思。日本常用這句話，你可以把它記住。）再則，你不是說過我說的話你都願意聽嗎？既然如此，我希望你聽從我這一句話。就是，你用不着老是覺得自己是很倒楣的。因為你一這樣想，結果就會使你自己不愉快；而且每次你告訴我這樣的話，一種難耐的，所謂悲傷的，憂鬱的情緒就籠罩住我底心頭，你也是很瞭解的吧。而且，依我講起來，你究竟有什麼倒楣呢？這不過是你自己因為認識不足，而生出的迷妄。因為別人對於那種事情（指嫖妓——譯者）心中只感觸享樂，對於處在那樣地方的女人毫無好感，以致你才有這樣的迷妄。濫子，你絲毫沒有對於你底悲運感到羞怯的必要。實際上是你無須乎這樣的。前些時候，當我看到你寫的「……可是我覺得自己底身心漸漸清淨起來似的……」這句「(I am free) (文句)」時，我底心中是多麼舒暢，簡直無法形容，怎麼樣？聽我底話吧！有時候你會常常回憶到從前的事情吧？這一定是痛苦苦的。可是我希望你記住，想到你會感到痛苦的，是比你更傷心的；你要像信仰神事似地，拚命使自己感覺快樂，以

褲一切往來。
 四 這還算好，特情候一生，自後自無日不，無不相乘。
 要以為那時候死于前，個個相乘，恐是是不有人轉離去，個個
 你還想這事對誰說？

補筆特註此高，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這種余，自備，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一 這其真真，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底價，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情呢？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出版，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大約有，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再談。

我，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在那，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過，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看，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為怕，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我，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我，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雀，種種疑難，是是處處無不，承蒙，者，個個，個

會上嗎？是不是？你讀過了托爾斯泰底，「黑暗底力量」吧？裏面殘害嬰兒的那一部份，聽說在俄國也是爲了寫得太殘酷的理由，而被刪除了。

預備在余市講的「關於挪拉與摩登女郎」，我曾經在家裏試講過，別人說有趣。需要將近一半鐘的演講，據說可以算是一篇大演講的。可是我能否定滿意地得到成功呢？這個演講是在三月六號下午一點鐘開始的。我登台以後，一定想見到你是在家裏爲我祈禱、叫我努力，一定想想着是我們兩個人在講的，而盡力好好地講；所以，你要爲我禱告啊！

從字典與中學來的字句，你可以隨便在信上用用看，這對於學習是很有幫助的。開始的時候當然有些不懂，可是不久就熟悉了。

你使用了以前我故意寫給你看英文，使我高興得很。以後你在信前或信尾寫一兩首啄木底詞，我也會覺得高興的。

前星期天（二月二十七日）——似乎是二月十七日之誤，——的山嶺新聞上登了我底消息。那報報如果還留着，請你看一看。我真高興竟有這樣大的反響。

余市的演說底大要我希望能講給你聽，不過還是以後送給你讀罷！高商的雜誌我也想給給你聽！好啦，寫得太長了，就在這裏停住吧！

星期天下午一點半以後，你要是不替我祈禱一個半鐘頭的話，也許我會講到一半自然目瞪口呆，說不出來了。再談！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於小樽

XX:

(七)

真得了大成功，星期天那個時候，你爲我作了禱告的肥？初次出馬就獲得那樣的成功，簡直像個奇蹟。不，並非什麼奇蹟，一定是因爲你在家裏替我祈禱的。一個鐘頭以上的時間，一點兒也不覺得疲倦一直說了下去，時常還逗得大家笑了起來；這件事就連我自己都覺得意外。然而却是真實的，因爲是我親眼見到的。

當我說到：「上帝用灰塵作出了人，吹進了氣息，馬上男子——亞當就成功了。跟着，折了一根男人底彎曲的肋骨作出了女人。」的時候，大家都哄然大笑了。

說到女人乃是長頭髮少智慧的動物，大家都笑將起來。講到亞利斯托法尼斯（註：亞利斯托法尼斯 Aristophanes 紀元前二五七——一八零年，希臘亞歷山大初期的學者。曾任雅典國書館長，主編許多抒情詩悲劇詩等，其編譯以嚴正的批判與方法聞名。——譯者），關於男子，女人與兩性間的談話，聽衆們又爆發了笑聲。！在聽衆底笑聲中，我談到易卜生底「挪拉」，批評了「摩登女郎」。我真是愉快非常。尤其是女人多，正符合我底演講主旨，使我覺得有趣得很。

怎樣？肚子還痛嗎？我簡直是週期地有時覺得寂寞，有時又很愉快。近來在讀近世科學社會主義者卡爾·馬克思著的「資本論」。它是研究無產階級問題的經濟學（和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完全兩樣）。此外每天讀一篇史托林伯格（

註：史托林伯格 (Strindberg) (1849—1912) 係瑞典的戲

劇家及小說家。對自然科學亦有特殊研究。在文學方面，有人說他是一位瑞典自然主義表現派近代文學的創始者。他頗傾向於社會主義，至晚年尤甚。史氏性格頗為神經質且帶狂熱性；年於二十，四十，五十歲時代共結婚三次，然均未使相覺得幸福，反把他變做一位知人嫌惡者。——譯者——。底「結婚生活」，寫一點創作。

東京的老師和朋友們老寫信叫我去。一看那些信，我就切實感到人世間真是多變的。幾天前我到某處去，在一個許多人聚集的地方，聽見高商的新田君談到，有一位同商商教沙律的十歲時被殺害我那篇「殺人的狗」，而別人對小林君二是怎樣的一個人。那時候有新聞記者有愛沙，因此我聽了更是驚異。

兩三天前，才走過對妹屋大門前，看見妹妹在屋裏。

X X X

告我你底近況——你那傀儡與雲雀似地活潑快樂的情形。妹妹那裏，要是從門前經過的話，一定瞧得見她在屋裏。女界若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大概每天四點二十分前準要玩你屋裏的走道。可是從門外望不見裏頭，真令人悲觀。

好，再談！

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於少樽

(八)

瀧子：

我現在是在什麼情緒下寫這封信，我不能在信中形容給你，真「我憐之極」。

信和小包都收到了。我在這座山上唯一的旅館中，每天

從早晨孤坐到深夜十二點，埋頭工作，所以你想這個小包與信，給了我怎樣的感動與歡喜！工作幹得很順利，請安心。我用你送的筆，邊吃着你寄來的糖煎餅（Drops）邊寫完了一段小說；現在，我來寫這封信給你。

這兒有許多有趣的事情，以後慢慢談吧。

我替「中外日報」寫了一篇「關於宗教」，寫得不少；還得替「改造」寫個長篇。東京的報紙上也發表了點東西，有人稱我是日本文壇底第一紅人。可是地位一高，麻煩就多了。許多人說了各樣的話。然而，我總是受了人家這樣的注意。——但是這種情形是不會繼續很久的。以往許多例子可以證明我這個推斷。我已經預料到將要到来的反動時代——誰已不理會我的時代（因為時髦的東西是會改變的。）為了應付那樣的時代，我正想準備一切。

今天有兩三個姑娘到我房裏來（這兒的姑娘都是旅館中少見的老實人），我請他們吃糖煎餅，告訴他們那是在小樽的愛人寄來的。（中略）（註：以下係原書刪去。——譯者）

我底「蟹工船」賣了一萬五千冊！你該替我高興。「不在地主」預備出版九千冊。為了「蟹工船」，美國共產黨人和蘇聯駐美領事寄信給戰旗社（當時日本左翼文藝團體。——譯者）說是向遠方的小林致意。（以下原書刪去）

聽說「蟹工船」在札幌賣了三百本；在小樽，丸文書店賣了一塊廣告牌兩三天中就賣了一百本。你該為我喜歡！你時常儘在思念我底事情，所以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寂寞。請你保重身體。注意健康，儘量多讀書。

再談

三

(手)

今天(十月二十七日)又來乘搭...

借中問道：雨停時候住在這裏的我們會有怎樣的情緒。可是我曉得只看到天空蔚藍與晴朗，就憂鬱起來。下雨時可彷彿

懷更有力量了。

我喜歡在晚。祖國的老樹老林的屋瓦且寫的種種的棉雲與種子。

現在每天長六點半起床，不造事早二十分鐘起來。每洗臉水擦身。

裏面多了一個新行徑。這是我所不曾見過的。...

這是我所不曾見過的。...

裏，此等... 一次回來以後... 到...

我現在極其愉快。...

本行第四...

我現在極其愉快。...

我現在極其愉快。...

我現在極其愉快。...

我現在極其愉快。...

我現在極其愉快。...

有了一種本領。到必要時，隨時隨地可以作工過活。這一點，使我無上地快樂。所以，你一點兒也沒有着急的必要。

回到小樽看看，可以換換環境，這也是很好的。雖然你不在東京，使我會「稍微」覺得寂寞，不過這倒沒什麼關係。

倘若回到小樽，請你去若竹町看看好不好？比起我來，大嫂（小村的房東）更歡喜你，要是他（？）看見你，不知道會多麼興奮。關於你讀書的問題，如果是這樣決定，那麼就由我同他們商量。現在你沒別的事，這方面的事情想是很充足的。當然，倘若你有一世不更慮煩的，可以用功的地方，那就再好也沒有了。至於錢，我們大家都盡量想辦法。我已拜托了齋藤，叫他在你回去的時間給你四五十塊錢。我想你可以買點兒禮物送給你不幸的姊妹們。請你告訴美津子，我請她給我送來的罐頭腐香煙，再告訴她，勝在牢裏的學生向她致意，哈哈，……

我在這裏能多讀許多書，真是幸福不過。一讀了許多書，我就覺得以前我所拼命寫作的小說，其實并非小說而是一「綴方」(註：一綴方是抄字作句之意——譯者。)所以，我把從前的我頗小誇稱為「綴方文學」。我打算好好地生活下去，讓大家都瞧瞧我這精神飽滿的面孔。可是，這兒所可惡的就是太缺乏陽光了。我底身體彷彿逐漸蒼白瘦削下去，轉像那長在蒼綠下的三味草草一般。我常常夢見——

夢是覺得冷的話，能你回憶起夏天每天去過的中野的飯舖的事情，這樣做會給你溫暖的。不過話說了回來，如果回小樽以前，能在東京找到一個可能賺點兒錢，可能做點事

的工作，那就最好不過，我虔誠地希望你會找得到。最近在讀「柴霍甫書簡集」。這是一本很好的書。柴霍甫老愛在信尾寫這樣的一句話：「最後，讓我虔誠地吻你底纖巧的小手。」

我沒有更多的三分錢了，(註：(戰前日本寄信只貼三分郵票，故小林有此語。——譯者。))就在這兒結束吧。別着涼傷風了。多讀點兒書。要是打懶懶的話，就得穿棉襖。好吧，下次再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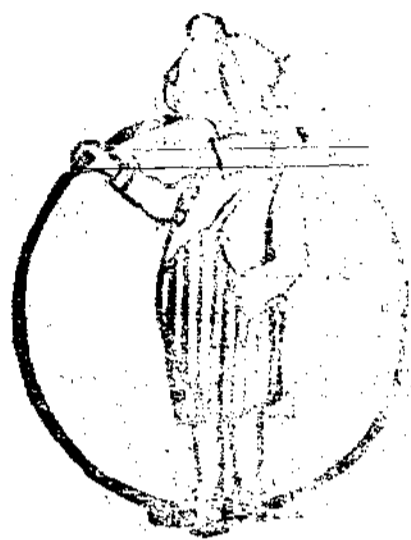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
東京豐多摩刑務所

(夏地康譯)

(完)

本刊第四期要目預告

- 迭更斯論
- 迭更斯的癖性
- 迭更斯：窮族人的故事
- 迭更斯：一個孩子的星光夢
- 詩選三章
- 諾爾比比的犯罪
- 少年尼采——遊戲與嗜好



少年尼采

德國 E·菲爾絲特·尼采 作

一、初期的童年

我們雙親的長子弗萊德烈 衛爾赫蒙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午前十時生

於銳鏗 (Rocken)，這正是教區的鐘聲撞來慶祝普魯士我們當代的國君弗萊德烈 衛爾赫蒙 第四 (Friedrich Wilhelm IV) 誕辰的時候。我們父親對於他的長子恰好生當他所敬愛的國君的誕辰，這異常的喜悅馬上就可以證實的。在受洗禮後舉行命名禮時他說道：

「你可感謝的十月間，幾年來，在我的生活中有幾件最富於決定性的事情都發生在你這三十一日內。但是據我的經驗，在這一切日子中，最偉大最光榮的是今天，是我小兒的受命名禮的日子！啊，幸福的時辰！啊，美妙的佳期！啊，莫可名言的神聖的天職！我以上帝之名來祝福你！從我的心底，我要吐出如下的言辭：給我，誠然，這個我的可愛的孩子，我好將他來供奉於神！我的兒，弗萊德烈 衛爾赫蒙，就是你在地上的

名，這是取來紀念我的崇高的恩主，在陛下的誕辰你生的。」

從初年起，我的哥哥就是一個健康的孩子。母親和保母都沒有感受多大的困難。雖然到兩年半才會說話，可是一開始就比較是正確的。他異常堅強，小時就容易動怒——這是後來他也不願人提說的一種特性，因為照尼采氏的家傳，不久他也學會克制自己了。稍長，假如他做了什麼失禮的事情，或是打壞了東西，這是該推罵的，他便滿臉通紅，一句話不說，悄悄地跑在一邊去了。一會兒，又很莊重地跑回來，如果他自認是做錯了，他既不求饒，也不再說什麼別的了。我哥哥宣稱他整個童年時代的面貌，十足的像一位龐大的孩子，豐滿，棕色和玫瑰色。他的如畫一般蓋過他的兩肩的厚而美的頭髮，恰好繞得住他的略為粗大的面孔。然而並不是他的一雙怪美麗的，大而富於表情的眼睛，和他的異常莊嚴的態度，先生們和親屬們都不會認出他是一個天賦極高的非凡的孩子，因為他既謙恭，又是很有節制的。

第一八五八號。在二冊中，作者描寫了最難得的一代
 俄國青年，那時候全俄國青年都崇拜他，他像個英雄，他像
 本小書中描寫的那個青年，他像個英雄，他像個英雄。

加那利群島的……
 我同……
 這……
 帶……
 見……
 地……
 和……
 象……
 忘……
 間……
 階……
 和……
 常……
 的……
 房……
 花……
 在……

少年

其……
 在……
 的……
 雖……
 和……
 教……
 有……



可是後來她地反抗起來了。這種反抗精神大半是由於她的姑子，我們的姑母羅莎莉（Rosalie）的勸告激發出來的，而姑母羅莎莉，却是我們在小時候一致愛戴的人物。不過在父親的面前，任何爭吵都不許有的，因為父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或者，照一般的說法，無論什麼事都會傷他的心的。只消在教區或是家庭裏有了任何不諧和的徵兆，他便感到非常的痛心，躲在書房裏，不進飲食，也不說話，假如湊巧姑母和烈火似的母親因了細故在他的面前發生爭執，他只好縮在椅子上，緊閉起兩眼，讓其他不相關的思想來佔據，對於別的便不聞不問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對於父親確是一次頗重的打擊；當他在報上看到他所敬愛的國君弗萊德烈希爾赫蒙，帽上插着一個徽章，在柏林的街上被趕着遊行示衆的時候，他便放聲大哭起來，馬上走出屋子，一個人孤另另地悲痛哭了幾點鐘纔回來；從此再沒有人敢在他的面前提及此事了。三個孩子是他歡快的源泉。我生於一八四六年的七月六日，小弟弟約瑟夫（Joseph）生於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間。父親與我們一起消磨去大部分的時日，尤其是與大兒子弗萊迪（Friedrich）的時候居多，他稱他是「小朋友」，即使在匆忙中，他也高興去接近他，他懂得靜坐着，並且注意父親工作。甚至在一歲左右，他便喜歡聽父親的音樂，只消一笑，父親就去調鋼琴給他聽。他像一個小老鼠一樣靜靜地端坐在小車中，一眼不轉地盯着那音樂家。

41
在一八四八年八月尾，一樁可怕的不幸事來襲擊我們了。一日黃昏，父親正偕同二位朋友回到家來，當他走到住宅前，我們的小狗，父親的眼近視莫看見，就跑到他的腿下去

站立着，他一起足進門，立刻就跌倒下去了，跟即滾過七級石階，直躺在院中鋪的石板上。從此父親患着腦震蕩症，臥病不起。在初，大家都以為有一禮拜的靜養，便不會有壞的影響，殊不知幾禮拜過後，父親就病了。這時銳鏗又有一場火警，父親想去撲火，也顯出極大的努力，因此一般教區居民都以為父親的病，是他有一日夜的光景，站在兩尺深的池水中去作指揮所致的。初起時，真口味，頭大痛，這是前者所未有的。就是父親的姊妹和父母也未會患過，因為在尼采氏家庭中，平常看待得神聖的就是胃部。但幾經延醫診視和家中相信的治療法都宣告無效時，萊介赤城（Lagrange）的名醫阿撲爾澤（Oppolzer）教授也被請來了。他認定病在大腦，不在家人相信的胃部。首先阿撲爾澤教授就說出一番很好的理由，他說既不是智力受傷了，也不是意識受損了，是腦的損傷一定可以治好，只是要「留下一個痕跡」而已。事實上，也確有過一個好轉的時期——即是父親不感痛苦，能起草宣講文和上堅信禮的課堂等。到一八四九年的春天，他開始教弗萊澤一點書，爲了這孩子早已表現出他對於書籍，編讀和寫作有特別的興趣了。但是到一八四九年的六月，父親的病就轉凶了，並且在他的心靈深處，他已審知他的末日就在眼前了。父親確乎是不畏懼死的。只是他一想到死後要留下一個毫無保障的年青妻子和三個孩子，他便覺得非常慘痛。他留下遺囑，要一位親戚，後來當了裁判官的戴普塞爾（Dachsel）作孩子們的保護人，並且用極動人的字句求他的母親，我們親愛的祖母尼采，好好替他看照親愛的弗蘭德和孩子们。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母親，要記着弗蘭德啊。」

父親死於慘變後的第十一個月上，即一八四九年的七月三十日，死後不僅家屬親友深為痛惜，就是一般生前不克前來致敬意的教區居民亦覺哀傷。一八九五年父親的一位少年時代的友人寫信給我道：「在銳鏗，尊嚴的溫愛的同情和有吸引力的教文，真是大得教區居民的人心，並且給一般人在個人和家庭方面建定了一個光明燦爛的模範。因之，尊嚴在經過一番長期痛苦之後的早逝，確是普遍的哀悼的原因。全教區在出葬時的哀痛情形，至今還栩栩地留在我的心上。」

但是在所有紀念父親的文字中，只有死後將近四十年，他的兒子弗萊德烈在「自傳」(Egge Hono) 看，這個人，梵澄先生譯作「尼采自傳」(良友) 中留下的紀念最嚴肅了：

「我以為我有這樣一位父親，確是我的很大的特權。這好像是除開生命，即是對於『生之肯定』外，我所能要求的最大的特權了。而且我承受先父的最重要的，即是無須我的特別留意，只消一點輕微的忍耐，我就自然而然地進到一較高的世界和較優美的事物裏去。在那兒我才感覺舒適，感情方覺自由。」

父親死後，我們在老牧師住宅繼續住上八個月，第二樁命定的災難又降臨在可憐的母親身上了。她最小的一個愛兒，我們的小弟弟約瑟夫，在滿兩週歲的生日過後，緣於偶然拔去幾顆牙齒，就生了幾天病。據醫生說他患的是驚風症，不久就死去了。哥哥弗萊澤曾做過一個夢，這是他在小傳中說過的，非常值得注意。他說：

「這時候，我夢着我聽見禮拜堂的風琴聲，正在奏追悼歌。正當我要進去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忽然一座墳

墓打開了，父親身着壽衣從中走來，匆匆的便向教堂去了。不一會兒，他懷中抱着一個小兒從裏面出來，墳墓再打開，他又走進去，墳上的墓石依舊蓋好開口處。禮拜堂的歌聲隨即停止了，我也醒了。清早我將這夢告訴母親；不久我的弟弟約瑟夫便不好了。他的牙患逆擊症，幾個鐘頭的功夫就死去了。我們的悲痛難申，我的夢完全實現了。」

小弟弟的靈柩就葬在我家墓地內先父的旁邊。而他的死亡緊接在喪父的大不幸之後，弄得一家人都充滿了沉重的悲哀，昔日間曾一度幸福過的牧師住宅，如今已似乎深深的永葬在沉哀與憂鬱中了。

將近四月初頭，我們便離去銳鏗；我們的離別和旅路上的情況在弗萊澤的心上都留有難忘的印象，他半夜時起來，穿好衣服，就走到天井中去，在這兒有載重的馬車，燃起明亮的紅燈籠等候着。夜風正號着悲痛的哀歌，愛大也在令人斷腸和戰抖的聲音中哭泣，一輪清冷的月色從鄰家的平屋頂上照到天井中來，現出一片幽靈的白光和一切悲痛的回應。在「蘇魯支語錄」(Zaratustra) 中，這些早年的印象和這一悲哀的夜晚的回憶又出現了：

「我如是說，聲調是越來越低的，因為我害怕我自己的思想，和那隱藏着的思想。於是，忽然間，我聽見一隻狗在我身旁哭泣。」

我確曾聽見一隻狗如是哭泣過嗎？我在在的問思以往。不錯呀！那時我這年幼，在我的最遙遠的童年時代

那時，我果然聽見一隻狗如是哭泣過。我還親眼看見它毛髮豎直，頭向上舉，在靜寂的深夜中發抖。這是狗也相信有幽靈的時候。

如是，動了我的哀憐。因為那時候，有一輪圓月，死沉沉的照上房舍，動也不動的，一團圓圓的清光靜止在平房頂上，好像在別人的產業上一樣。

那時有狗就要大為驚動了：因為這正是狗相信有幽靈和幽靈的時候。如今我又聽見狗這樣哭泣，再度動了我的哀憐。

在曉色微茫中，我們的眼裏充滿着熱烈的眼淚，就離開了銳鏗我們的故家了。在這兒遺留下一切我們的生活，「可愛的住居和親愛的人們」。那有着父親和小弟弟的墓地，就是一個「墓島，陰沉的小島」。在這兒，我們安放着歡樂與悲痛的記憶的常青的花環。銳鏗的墓地正對着古教堂，這是在薩克森省中最古的一所。牆上蔓生着野玫瑰和野葡萄，並

且做成了墓地後面的一壁。離此不遠有一間舊小學，這是小弗萊澤，五歲左右，在父逝後常來求教的地方。一次，哥哥和我既已成人了，走到銳鏗去，碰巧小學的孩子們正在崎嶇的路上拖着木鞋，走向午後的學校去，哥哥便以極深厚的情緒來注視着這些小小的好孩子們，這是他也曾一度在其中起坐過的。實在說起來，如今他們又是另一代的孩子了，個個都很奮勉的走向學校去，可是他們還是只好坐在我哥哥那時代遺留下來的不舒服的舊板槓上。

哥哥在下一段文字中，曾寫出他幾次去看老家的情緒。他說：「幼年時代的景象激動着我們；夏天的叫曬，伴着墓園的教堂，清清的池水和林木——這些，我們只有用悲哀者的眼光去看一看的。哀傷我們自身的情緒緊壓着我們，因為，自從那時以還，有什麼苦處我們真有嘗過啊？然而在這裏呢，一切依然無恙，一切依然無改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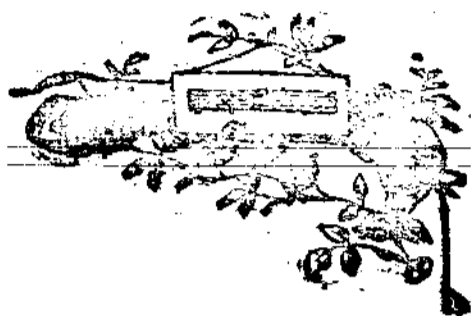
(駱馬譯)

本刊改版聲明

本刊為求編印完美起見，自第一卷第三期起，將篇幅擴大為十六開本，每期六十面，每月二十五日出版，內容方面，仍本一貫方針，力求充實，敬希讀者注意！

定基本徵求 ：個千兩戶

凡直接向本公司
預定本刊者，一律按
照九折計算，因成本
過高，額滿即行截止



雨果生活拾零

日本 豐島與志雄 作

(一)

雨果在最初時，是所謂浪漫主義先驅者沙多布里昂的教
 弟弟子。「作一個沙布里昂！不然就湮沒」——這是他十四
 五歲時在學校筆記簿上所寫的文句。

他最初得到沙多布里昂的書信而去拜訪時，沙多布里昂
 僅穿着襯衣在。鬚書籍。僕人把盛了水的大盆拿進來，沙多
 布里昂便脫衣服，雨果吃了一驚便想後退。沙多布里昂把他
 留住。一面脫下褲子，脫襯衣，脫內衣，在盆中洗起澡來，
 過後，穿上衣服，才專心地刷他那漂亮的牙齒。然後，便精
 神抖擻地和雨果講話。

此後雨果屢屢訪問沙多布里昂。沙多布里昂叫雨果作「
 優秀的少年」。政治上，社會上以及文藝上佔着有力地位的
 沙多布里昂之如此的關照，對於當時別父分居母又病死而在
 寂寞中生活的雨果，確是多大的鼓勵。

一八二〇年拉馬丁出版「冥想詩集」，一八二二年雨果
 出版「小曲集」(Ode)，二者可說是浪漫派文學之烽火。「
 小曲集」中所表現的豐饒的形象、響亮的音樂韻律，高潔的
 靈感，在原本的平板凡庸的抒情詩界裏放一異彩。

此後，浪漫主義漸次風靡詩壇，雨果，拉馬丁，維尼沙
 爾，諾第葉，聖佩章，大仲馬等人的交誼也日益鞏固，至於
 繆塞，郭梯葉，勒爾伐耳，邦維耳等人也出入於雨果之門。

(二)

可是，浪漫主義廣泛地在世間博得勝利，仍以演劇方面
 的成功為多。

雨果在戲劇「克郎威爾」的序文中，發表了浪漫主義的
 理論；過後，他的韻文劇「埃耳拉利」(Hernani)之上演，
 簡直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法國西劇院」初次上演。

埃爾拉利。出演的劇人都是當時有名的一流。然而，已負盛名的人夫都如此，這些有名劇人，對於這一新的劇本沒有什麼好感。在舞台練習的時候，尤其是馬耳士小姐們，對於這新奇的詩句，屢次徵詢作者的意見。演東娜·索耳主角的這位馬耳士小姐的態度，影響了其他的演員們。雨果對此若不服，堅持到底。假如自己的詩句有了一點改變，他寧可辭退馬耳士小姐。所以至終還是依着作品原樣演出。

雨果又宣布廢止那種屢請的拍手團，這使劇人們大吃一驚。依劇場的習慣，或用金錢或用入場券以拉攏一團人員，使其附屬於某個指揮者之下，在戲劇的重要之處一齊拍手，使作品和劇人的技術收得成功的效果。「埃爾拉利」的作者要廢止這一習慣。劇人們面面相覷而提出抗議。然而雨果斷然主張下去。人們也驚疑於他的正氣了。

其實，雨果胸中已具有優良的戰略。雨果的親友們，奔走於各相熟的文學家和書家那兒，把熱烈的青年們總動員起來。數目約三四百，分成幾組，每組有每組的指揮者，在各方面擺着陣勢，以對抗反對派。反對派——贊成原來的古典主義的一派——知道了氣勢洶洶，也作了同樣的準備。這樣一來，機械的無力的屢請的拍手團沒有了，而敵我雙方的熱誠的青年布滿了座席，不知不覺地成了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對戰。

晚間才開演，而早在午後一時，劇院前面便佈成了青年之行列。行人也吃驚地望一望。長髮無鬚的凶暴的青年們，用普通人不懂的特別話在談論，穿着種種複雜多樣的服裝，作成長蛇的行列。他們之中，不只有文學上的興趣而帶着反

政府的革命心情來參加雨果的陣營的，實在很多。

三點鐘左右，這些活潑之羣，擠滿了這微暗的劇場。呼喚聲，唱歌聲，動物的叫聲，騷然而起。晚飯的時候，他們從袋中拿出麵包，香腸，燒烤肉來吃。葡萄酒瓶也出現了。

這時候，燈火點燃了，場內輝煌地照耀着。劇人們看見場內光景，又驚又惱。在這樣的羣衆之前公然出現了舞台，這在他們還是初次啊。然而他們不久安靜下來了。「埃爾拉利」之上演，不只是在文學者方面，即在中流市民之間甚至上流社交界之間，也很有聲名。巴黎所有的優良之物——綢緞、寶石、花、美貌，擠滿了客座。

第一幕開頭了。

第一幕在喝彩聲中完結了。一到第二幕，便處處發出非難的聲音。於是起了很大的騷動。非難與喝彩，口笛和拍手，彼此在爭取上風。全場沸騰了。這時候，馬耳士小姐的青春和美麗收了出色的效果。舞台裝置也很精妙。所以總算在喧嘩聲裏，一直演完五幕，結果是浪漫派得了壓倒的勝利。

從最初一天起，鬥爭就是一般的。劇場以外也發展起來了。劇場內呢，每天繼續着喧嘩，不管戲劇演完不演完。沒有被反對派吹口笛的詩句，一行也沒有。然而在四十五天連續上演之後，結果還是浪漫派的勝利。

「埃爾拉利」成功以來，雨果事實上佔了浪漫派的首領的地位，創作力也充實了，發表了一些浪漫派抒情詩之最高代表的詩集。一八四一年被選爲學士院會員

(三)

從一八三三年到一八四八年，他住在「普拉斯，羅亞耳

街」第六號，他的家便成了當時法蘭西文藝的中心地之一。他的沙隆裏，時常充滿了文學家和畫家。郭梯葉，巴爾札克，拉馬丁，維尼，繆塞，仲馬，邦維耳，桑拉克羅亞，路易布郎熱，大衛·丹熱，等為其主要人物。宴客之日，還有很多盛裝婦人來。雨果帶着那富於深思的高大的前額，時時在冥想的光輝的小眼睛，以及強有力的言詞和誠篤的樣子，而作着沙隆的中心；貞淑伶俐的雨果夫人，以文雅的风度而接待着賓客。室內裝飾着不失雅趣的新奇有趣之物，地方是在古雅的梦想寂靜的一個小巷裏。——而今街名雖已經改成「普拉斯·德·窩日」，然而當時雨果居住之所，現尚存留着「維克多·雨果博物館」(Le Musée Victor-Hugo)。這「普拉斯·羅亞耳」的生活，是雨果最幸福的時期。

一八四三年三月，他的「比爾格夫拉」(Les Burgraves)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結果完全失敗。時代思潮已經變了。從前的那些熱烈青年已沒有了。作品的缺點也明白暴露出來。雨果在若干處加以修改，仍無效果。這次失敗以後，他便拋棄了戲劇，同年九月，他的女兒「勒阿波丁」(Leopoldine)在塞納河淹死了。她結婚後不久，和着丈夫，丈夫的伯父，伯父的小孩，一共四人乘小舟在塞納河下游過渡的時候，一陣狂風吹來把船翻了，四人都淹死了。雨果在二男二女之中，特別愛這長女「勒阿波丁」，這一事變之來，傷了他的深心。不知是否為了此故，他和作詩也遠離起來了。

(四)

雨果對於「為藝術的藝術」不能滿足，他把精神移轉於

實際生活，社會問題，和政治方面。此後約十年間，他幾乎沒有執筆寫文，他的政治活動期間於是開始。

最初，他實是一位熱心王黨派。他在雜誌上發表的詩「伯利公爵之死」(Ode sur la Mort du duc de Berry)為國王路易十八所見，而得了五百法郎的恩賞。過後因「小曲集」之第一集而得到國王一千法郎的年金，以後又增加成二千法郎。因為其中有許多關於王家的詩，和加特力教的王黨思想。此後他和王家的關係日益密切。因為寫了查理第十的「加冕式」(Ode sur le Sacre)的詩，而蒙王的親自召見，並且還得了欽賜的五等章。以後，國王路易·腓力普時常召他進宮中，甚至和他談笑到夜深。一八四五年，他終於作了上議院的議員。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他雖沒有參加政治上的實際運動，却帶着十分濃厚的王黨派色彩。然而，在他身上，不知在什麼時候，生出了對拿破崙崇拜的念頭。他的父親是在拿破崙麾下服務的將軍。在他的「紀念塔」(Ode a la Colonne)一詩中，已露出對拿破崙的愛慕之情。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拿破崙的遺骸從聖赫勒拿孤島運回巴黎時，在安瓦里德寺院舉行的埋葬盛典，深深地激動了他的心。當時，早已在他的敘事詩中描寫成半神的英雄的拿破崙的遺骸，有舊帝國將軍，兵士與新王國的官兵所護衛着，出現於商·澤里色大街的夾道樹之間，在砲聲與民衆歡呼聲中向着安瓦里德前進。有跪在地下下的女人，也有流着眼淚的男子。就是雨果親自看見的景象。因此寫了「皇帝之歸還」(Le Retour de l'Empereur)和其他的讚美的詩。一八四五年作上議院議員的

時候，說他是王黨派，而心中已多半是拿破崙派了，對王黨派的信仰已經消失。所以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後，很容易地成了共和制的贊成者，因為對於拿破崙的景慕、對於路易·拿破崙也起了好感。一直到路易·拿破崙作共和政府的大總統的時候，雨果都是他的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人。

然而，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思想，漸漸在他腦中生成了根，一八四九年再選為立法會議員後，和右黨的政友分離了，而成了民主的左黨的有力者，爲了民衆與共和而熱烈地確辯着。所以路易·拿破崙以武力斷行而獨佔權力的時候，他公然起而反抗，終於亡命到國外。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的武斷政略使雨果奮起反抗。他和共和派的人秘密會合，努力喚起革命的民衆運動。然而，不十分明白事件之真相的民衆們，意見分歧，竟不能團結起來而終未至於蜂起。一方面，路易·拿破崙的帝政組織着進行，密探也日益增加。雨果幾乎每夜變更住所，而仍盡力於反抗運動。以致他想到他自身的危險時，已經遲了。他的首級，已在懸賞追索了。

幸而得了杜魯埃夫人 (Mme Drouot) 拚死命出力，他才逃出險地。

(五)

這兒，不得不敘述一下雨果的戀愛。

維克多·雨果和他的夫人阿得爾·福舍 (Adèle Foucher) 自小就有好的交情。兩家的前一代都很要好，維克多的父親在自己結婚的時候，和來賓的福舍夫人閒談。「你如果生了一雙女孩，我就養一個男孩，使他們二人結婚何如。今天

我們爲他們的結婚而先行舉杯慶賀吧！」這竟成了事實。維克多和阿得爾互相想念。而又大家都貧窮，爲要結婚而遭遇到很多的障礙，至終兩人的熱情得了勝利。貧苦的生活，然而有光榮的未來！兩人都很幸福。夫人信賴丈夫的天才，丈夫信賴夫人的貞淑。兩人之間，生了二男二女。

可是，湊巧，雨果又和名叫銳利葉·郭文 (Juliette Goussier) 的女演員戀愛起來了。一八三三年，雨果的「呂克勒·斯波耳惹亞」在「保耳·桑·馬耳唐」劇院上演的時候，演勒格羅尼公爵夫人的，是一位很美麗的女演員。她的演劇藝術和端正的美貌，給雨果以深刻的印象。她就是銳利葉。兩人愛起來了。這一戀愛給予雨果夫人心中以如何樣的痛楚，自不得而知。然而她吞聲忍耐了。丈夫藝術上的事業和孩子們的未來，這就是她的一切。過後，銳利葉作了杜魯埃夫人，然而和雨果的友愛仍在繼續。一八五一年末大騷亂的時候，她拚命營救雨果的行動，感動了雨果夫人的心，夫人走去拜訪她而和她握手。從此以來，雨果家的大門便在她面前開放了。雨果亡命國外的時期中，她總在他身邊，作着秘書的工作，而負着抄寫原稿的責任，在「悲慘的人們」(Les Misérables) 中修道院那一章，幼年在修道院中住過的她，提供了很多的材料。雨果夫人死後，她又擔負雨果家庭內的一切事情。所以一八八三年她病歿的時候，在老年的雨果心裏，給了很大的打擊。

以前，在一八五一年末武斷政略後大騷亂的時候，雨果的頭在懸賞緝拿，各處爲偵探所追跡，而在巴黎市中徘徊。關心着他的安危而寸步不離他的銳利葉·杜魯埃，把他藏在街路馬車中而爲他在各處尋求避難所。然而給予庇護的場所

「德蘭找到。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把他藏在馬車裏面，終日在塗滿了多犧牲者之血的街路上徬徨。終於想起了雨果的親戚菲利葉侯爵（Mortier）的地方，而把他送到那裏。他幫助了。在蒙利葉府上藏了五天之後，由侯爵之子得到了旅行券，喬裝的雨果便在十二日之夜離開巴黎，在四日到了比利時的布魯塞耳。」

(六)

從此，開始了他那十九年的亡命生活。最初在布魯塞耳暫居後，搬到英吉利海峽中英屬傑耳色小島，在那裏住了三年之後，又搬到英屬格耳奴澤島去。這期間，他不斷地向拿破崙第三反抗。「小人拿破崙」（Napoleon le Petit）就是最初的一擊，而「德蘭詩集」（Les Châtiments）則是達到了莊嚴程度的激烈諷刺。不消說在法蘭西國內是禁止發賣，然而以種種的方式傳播着。拿破崙第三的帝政，在國內外都得了若干的成功，然而對於雨果的獅子吼，硬是沒有辦法。格耳奴澤島的一角上挺立着的雨果之雄姿，對於共和派的亡命者們，是偉大的支柱。一八五九年八月，公佈國事犯大赦的佈告時，雨果叫道：大赦是什麼東西。他宣言說對於法蘭西的現狀具有絕對的抗議，自己和自由一道，決不歸國。

一方面，那久已積蓄起來的創作力也充實了，寫了一些詩集。也寫了一些小說。最有名的是「悲慘的人們」。他的名聲日益高昇，而及於全歐。「悲慘的人們」在布魯塞耳出版之後，立即翻譯為歐洲所有各國的文字，各種批評風起雲湧，在布魯塞耳舉行了國際的紀念慶祝會。

亡命生活之初，雨果非常之苦。自從到了格耳奴澤島上

的鄂托維爾寓邸以後，才過着快樂自由的日子。他在暇時畫一些素描畫，依着自己的趣味裝飾着屋子，周圍有家族的人，附近住着木國的亡命客，當地的人民很懇切地從各方面拜訪，儼然像島上的君王一樣。可是他最悲痛的一件事，是一八六八年八月，他的夫人在布魯塞耳病死時，他竟只能送她的遺骸到法蘭西的國境。

(七)

一八七〇年，拿破崙第三在普法戰爭中沒落了，雨果這才有回到懷念的祖國之可能。

在祖國所目睹的，是敗退的悲慘的兵士之羣，和普魯士軍隊包圍巴黎的攻擊。在悲痛空氣中為國人所迎接着。此後他在巴黎居留到底，而鼓勵防禦的軍隊。他的「德蘭詩集」中的詩。在劇場朗誦以鼓舞人心。白天劇場收入的一部用來鑄成大砲，而命名為「維克多·雨果」。

戰後共和制度確立了，雨果在政治方面雖然還有關係，而力量主要是用在文藝方面。這期間寫了「歷代傳奇」第二卷、第三卷，和小說「九十三年」（Quatre-vingt-trois）及其他很多作品。

他的精神還很旺盛。雨果原來非常虛弱，生下來時異常之小，幾乎不能養活，醫生都只搖頭。因此，在十歲以前，隨着他在軍隊任職的父親，到哥西加，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去旅行，這對於他幼弱的身體收了很大的效果。然而這還不夠。此後，他常常依照攝生的道理，養成規則的習慣。「六時起床，十時早餐，六時晚餐，十時就寢。」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少做事會無聊，多做事就愉快」。到了晚年

一任靈感所之而工作，上午大約寫詩百行或散文二十頁之譜。

愛彌兒·阿熱稱他為「老頭兒」，在這晚年他的名聲達到了最高點，簡直沒有匹敵。浪漫時代已經過去了，新時代呼吸着他相異的空氣，然而他是這時代思潮之上聳立着的「老頭兒」。政治，文藝，美術，其他各方面的名士都來拜訪他，這是巨大的光榮。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他第八十誕生日，巴黎全市都表示熱誠的慶祝。在現在已經改成「維克多·雨果」街去了的「埃羅」街上的住所，他和他左右的兩個孫子在窗前出現了，歡迎着全市兒童代表的行

列和市政府代表的行列。過後又是各種代表者，無數的羣衆，花與歡呼……從正午到七時，每個鐘頭約有十萬人從他頭下經過。這，他眺望而沉思，眼見着自己的奉祀和不朽。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雨果在一星期的病患之後死去了。這該是以國葬之禮葬在勞特翁，這在文學家中還沒有先例。靈柩在凱旋門下放了一晝夜，任無數的羣衆瞻仰，在六月一日才加上各方面的代表而運到勞特翁。在朝在野各方面，法蘭西全國，以及其他各國的人們，對這位大詩人表示永不能忘之意。

(大夏節譯)

本刊第一期要目

- 海涅論
- 海涅的詩與散文
- 藝術哲學引論
- 文學批評三要點
- 當人在醉心於戀愛的時候
- 貓頭鷹

本刊第二期要目

- 托爾斯泰論
- 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爭吵
- 最初的回憶
- 我的狗
- 一位已故藝術家的日記殘篇
- 龍蝦

新蜀圖書文具公司總經售

×新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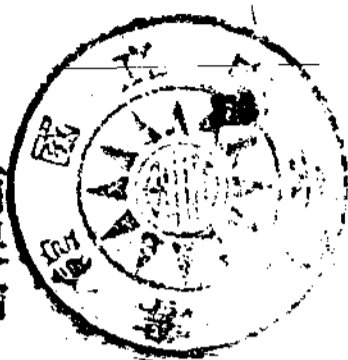
英文拼字漸進法 上集

卜永新著

每本一元五角

新蜀稿紙

本稿紙用上等夾江紙印成，每張四百字，紅藍墨水均可書寫，顏色合宜，每扎五十張，實價一元八角。



後記

雨果論

此文仍譯自東京出版之「文學古典之再認識」，唯原文中有很多地方被刪去，以致意義不透明，所以譯者將若干地方略去未譯；然而有些地方，覺得實在不能略去，所以就由譯者揣測添上；當然，如有錯誤，應當由譯者負責。原作者波多野女史，譯者僅知其為日本新興文學有名之女批評家，其他不詳。（一木）

死刑

雨果是反對死刑最激烈的一人，他不但在「死囚之末日」一書中述盡囚人之慘苦，而且他的影響也及於他的兒子。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一日查理士雨果（Charles Hugo）受文部省之命，隨即遭到六個月的徒刑和五百法郎的罰金。這篇講演辭是雨果由處替兒子辯護時的紀錄，全文充滿了正義感和人道的呼聲，載「世界名人講演錄」。讀此不禁感到今日之「死刑」——帝國主義的戰爭，更是應該廢止的。然而要能做到這一步，還需要經過人類心靈的，無窮歲月的進化。（樹藝）

拿破侖的葬禮

雨果的父親在拿破侖軍中服務時，便攜帶着年少的雨果到過意大利，瑞士去，俟後拿破侖從莫斯科敗北歸來，雨果又用詩紀其事，這些皆足以表示出雨

果對於拿破侖早有愛慕之情了。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拿破侖的遺骸從聖·海倫拉為上運回巴黎時，雨果親自跑到安瓦里德寺去參加葬儀大典。這篇文章，是紀述當時的盛況的，亦可以說是雨果的思想傾向於共和的起點。從此他一生為自由平等博愛而奮鬥，反對路易·拿破侖的獨裁政治，出亡在外十九年。後來雖有人寫信通知他國內已實行大赦了，要他回去，他却回答道：「自由不回到法蘭西時，我是不會回來的。」（懷谷）

兩個紀德

自從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一書刊行後，咒罵和憤怒的呼聲，不約而同地從世界各國的論壇一齊發出。這篇文章，即是當時發表的無數文章中的一篇。一九三七年夏從日本的一個名叫「色爾盤」的法文譯音，意為「毒蛇」的雜誌上譯出後，夾在舊稿堆中，連自己都已忘却，前時尋找東西，偶然把它翻出，同時在街上看到幾家書店均無子都擺有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和「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謝辭」（兩書均係林伊文譯，且均係亞東圖書館印行），適逢金沙擬出法國文學專號，這樣把它發表，或者不是完全無意義的事。（光夫）

小林多喜二的情書

小林多喜二是已故的日本無產

階級文學家。在「一九一八」以前日本新興文化運動全盛的時代，他和「沒有太陽的街」（以前現代書局有譯本，惟錯誤極多。）的作者德永直等同為左翼文壇底巨子；甚至在國際上，都負有相當名譽。「一九一八」日本開始侵略戰爭後，統治階級為了鎮壓國內人民——尤其是社會主義者底反對，遂大舉剿滅進步的文化。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大批地逮捕，監禁，殘害前進的友人。小林先生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害死在牢獄中的。

「蟹上船」與「不在地主」兩部小說，是小林先生底著名作品。前者有大江書齋出版的潘念之先生的譯本，後者似乎也有中譯，不過，我不知道是那裏出版的。

這發表的小林底書簡是他寫給小樽務娼的極底愛人田口瀧子的情書。他不把田口瀧子看做從屬於男子的普通女人，而努力想將她教育成爲一位社會解放運動的同志與戰友。所以他在日常的接觸中，經常教導給她觀察事物的正確方法與歷史底必然性。在這裏的幾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反覆不斷地叫瀧子要追求「光明」，「不要悲觀」，要「笑」；更教她學習英文，鞭策她努力讀書。這種崇高的階級熱情與諷人不倦的精神，不能不令人尊敬。

當日本與俄國大侵略戰爭，日本文化更加沉淪，以往小林先生底戰友如德永直林房雄等早已變做法西斯底走卒的現在，我們讀到小林先生底充滿熱情與追求光明的文章，真使我們對於這一位身殉真理的偉大作家，益增懷念之情，仰慕之忱！我希望出版家能夠設法將小林先生底中譯作品重新刊

印開世，介紹給廣大的中國青年。

在抗戰期中，有人反對青年談戀愛，理由是恐怕妨礙了工作。可是，我以為如果青年朋友們能夠拿小林多喜二底精神去戀愛，那麼不但應該加以反對，反而是值得嘉許的。所以，我想這譯這幾封小林底情書，對於在戰鬥中的我國青年，不會是無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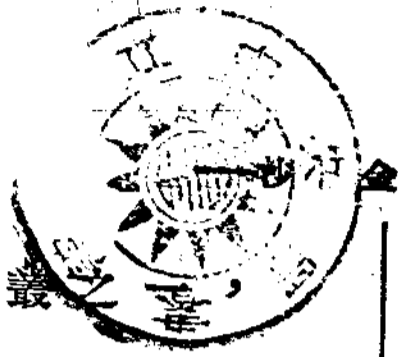
這幾封信，是譯自昭和十二年東京爾書院出版，彌居橋氏編輯的「戀愛書簡」二書。記得以前「譯文」曾刊載過小林底幾封信，題爲「一個追求光明的人」，這裏所發表的是否和它有重複，因爲手邊沒有那本雜誌，所以不得而知。不過我想縱使有重複的也無關緊要，因爲可以饒一些沒有讀過它的人，有機會讀一讀。（夏迪蒙）

（編者附記）小林多喜二的情書五封，曾經「譯文」載「譯文」新三卷第四期，題名：「追蹤着太陽的人」，本內本期所載夏迪蒙先生譯的十封信中，只有最後兩信（即九，十）與「譯文」上所載五信中兩信相同，其餘八信皆爲國內所未曾譯過的。

少年尼采

尼采是一個跨文學與哲學之間的大天才。他的抒情詩似的散文中充滿了瑰奇的思想；他的哲學的著作却

露出之以抒情的文字。這是一個難於了解的哲學家，但也是一個可愛的詩人。俄羅斯在未革命以前，一般革命青年，尤其是一般革命的文學青年如高爾基等人最熱心去研究的；一個是「資本論」的作者，一個便是尼采。然而如果去研究：尼采到底怎樣一個人呢？這在國內的貧乏的出版界中，縱然會有猶王國維，李石岑，魯迅，郭沫若，錢玄白，魯志群，



山川藝叢

圖案字寫法分類示範

—— 附 剪 成 法 ——

本書為坊間過半所無之著作，除以學理分析圖案字之命名由來，寫作原理及方法外，更將目前流行之圖案字分作十大類，逐一詳述寫法，并每類中舉例多種，按刊無遺。末附一般表時圖案（如商標徽章等）之繪成原理方法，每類備一圖樣一張，因此本書不特可作圖案字寫法之要訣書，亦可作圖案畫書，末附之剪成法方法簡要，而效果特好，全書皆發所未言訣竅，用粉報紙，夾江紙彩色精印套金。實為抗戰以來之精美書冊。

劉 廷 年 著
每冊六元五角

新蜀圖書文具公司總發行

餘諸先生之熱愛，同時也有過「蘇魯支語錄」「朝霞」「尼采自傳」以及其他的零星詩文之翻譯與介紹，但是許多青年還是苦於不了解尼采是怎樣一個人？

「少年尼采」一書，係尼采死後，他的妹子愛麗莎白蒂·菲爾絲特·尼采（Elizabeth Förster Nietzsche）為答謝外國人士之要求而寫成的。全書共二十四萬字，從尼采的家族一直敘述到尼采三十歲左右時為止，內容充實，文字亦頗優美。該書譯者著手翻譯於民二十四年的暑假，中途經過許多生活上的變遷，直到前年才譯完十二萬字。現在想藉「金

沙」之便，先選載數章，容後全書告成時，再出單行本。

關於本書，他的妹子在序言中說道：「在這兒說話的是「最初的尼采」，是瓦格爾（Richard Wagner）的好友——是羅德（Erwin Rohde）最熱愛的尼采，是年少的，滿懷希望的，有信仰的尼采，他在他的理想和友人中取得了極大的信心，就很勇敢的向着未來挺進——這個格鬥者，在前七十年代，覺得他擁有他自己的最大的權力，而且對於一個曾經在巴勒（Bale）拜會過他的朋友似乎充滿了火熱輕快的精神，并且像一個年青的獅子般的自恃！」（駱馬）

勝利手冊

A B C D
A B C D V A B C D
A B C D

· 紀念本日記 ·
一閱存本樣一

本手冊採用國產嘉樂紙十六開本共四百面十二與四頁加新聞紙一頁，前面磅紙精印勝利對圖刊民主國領袖語錄，V字旗幟，布面精裝燙金，式樣美觀，為我勝利年最好紀念。

元九十本每約預

止截日五月二

洽函請，定整，購批

筆陣

敵抗界藝文華中
編會分都成會協

新二期要目

查太頓的悲哀 (論文)
魏月天 (小說)
小騙子 (小說)
給某一個人 (散文)
關於詩比喻和組織 (通信)
詩作品 (牧歌金枚歌德等)
雀子 (童話)

孟 超
S Y
張 遲
陳 雲
朱 自 清
高爾基著
甘向到譯

金沙文藝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金沙文藝月刊社
楊 白 平

發行人 屈 可 風

總發行所

新蜀圖書文具公司

成都祠堂街七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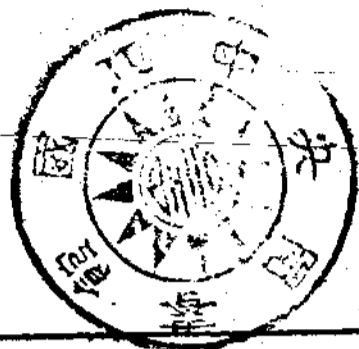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零售每冊二元

預定半年十一元

全年暫不預定

溫 水晶玉瑪瑙珊瑚每印一百元
銳 限二至四字牙石章每字六元
治 代收件處成都春熙路胡開文
印 筆墨莊外地酌加寄費。



詩 境 界

月刊 菲洛延年編輯 創刊號 要目預告

新詩辯.....	菲	洛
詩筆談.....	洪	毅 然
詩境論.....	王	冰 洋
民間形式對詩歌之影響.....	劉	延 年
臨沂老婦行(外一篇).....	拾	名
壯行.....	雷	石 榆
狂歡曲.....	張	微
寒衣曲.....	拾	名
亂翠鳥(外一篇).....	菲	洛
小詩抄.....	田	世 超
獅子及其他.....	柳	城
今昔.....	盧	劍 波 譯
十四行.....	鄧	均 吾 譯
回聲.....	S	Y 譯
菩提樹下.....	盧	劍 波 譯
民歌選.....	劇	影 區 收 集 註
詩人華爾特爾封德.....	劉	延 年 選 註
嚶鳴之什.....	盧	劍 波 譯
	明	鷗 等

四川省圖書館
乙字第四六九號
本館查處
登記證

新蜀圖書文具公司發行

成都祠堂街七十號